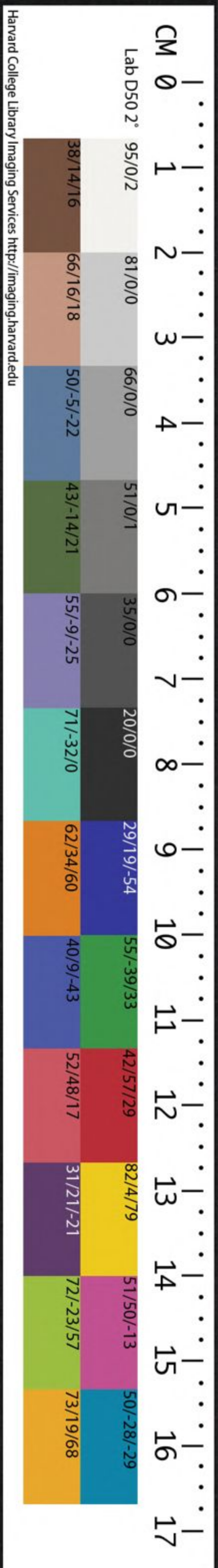


7434/8191

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61 HARVARD UNIVERSITY  
MAY 29 1941





詩經備攷卷二十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竟陵鍾惺伯敬

鐘惺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周頌

鄭氏譜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  
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形容天子  
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  
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

孔氏疏曰。周自文王受命。武王

伐紂。雖屢有豐年。未為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攝政。修文武之德。定武王之烈。下弋既息。嘉瑞畢臻。然後為太平德洽也。康誥曰。周公初其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是德洽及民之事也。頌



言系有万  
聲乃人志所為。制禮之前已有頌矣。故周禮大師  
教六詩。六曰頌。史傳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  
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  
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  
動盛事已盡之矣。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雅  
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蘇氏曰。周頌皆  
有所施于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  
而不用者也。○朱氏曰。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  
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頌與  
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  
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  
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

韋子曰。先儒以容解頌。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攷韻  
書云。頌者容也。歌也。誦也。則頌聲之作。乃誦揚其  
君父之功德。而歌之郊廟山川。祭祀燕饗之間。其  
用大矣。周頌。昌明典麗。得誦揚登告之體。商頌。古

與灝噩。恐不盡出正考甫。魯則靡然矣。何所誦。何  
所告乎。後世磨崖勒石。益多慙德矣。

### 清廟之什

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事文

王焉。孔氏曰。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

朱氏曰。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  
駢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聲歌之辭也。  
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  
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  
越。一唱而三嘆。  
有遺音者矣。

於音穆清廟。肅雝顯相。去聲濟濟上聲多士。秉文之德。對

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於人斯。



禮記注  
云駿疾  
也疾奔  
走言勸  
事也  
蘇氏曰  
言文王  
之澤久  
而不忘

清廟是  
清靜之  
義而文  
德之清  
明亦於  
此見之

毛氏曰於歎辭也穆美

朱氏曰穆深遠也書傳曰穆者敬之肅敬雖

和相助也

朱氏曰顯明相助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

○鄭氏曰濟濟之

衆士

朱氏曰濟濟衆人也多士與祭執事之人也

皆執行文王之德對配

越於也文王精神已在天矣配順其素如在生存

駿大也

朱氏曰大而疾也

諸侯與衆士俱奔走而在廟中

助祭○王氏曰秉文之德故能對越文王在天之

神駿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於是文王之德

可謂顯矣成王率諸侯多士駿奔走在廟可謂承

矣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人矣

鄭氏曰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

宮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耳○孔氏曰賈逵左傳

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不然者以書傳云於穆清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

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也○陳氏曰肅肅雖

離乃文王盛德輝光形於外者今助祭者有肅離之德執事者秉文王之德足以配對文王則是文

王盛德之容宛然如在口中矣○嚴氏曰對越在天之靈謂如見文王洋洋在上也疾奔走在廟

之事謂敏于趨事也○呂氏曰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廣言助祭之

人凡有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顯相多士莫不秉之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顯相之肅雍則成王

穆然主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輔氏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

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黃氏佐曰顯相者有肅離之德若見其顯云耳多士秉

德亦是盡肅離之道秉注曰執行有執持以行之意○顧氏曰對越有景仰昭事如將見之意駿奔

有周旋趨踰如將弗及意總見聖德在人處○德之昭明不昧曰顯人之恭敬奉持曰承



清廟一章八句

序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孔氏曰。太平告文王之樂歌也。以文王受命造

周未及太平而崩。今致太平。將欲作樂制禮。故以太平告于文王。○蘇氏曰。天下太平。以為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

說維天之命。亦祭文王之詩。

傳止存天之二字。朱傳本此。

維天之命。於音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音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程氏曰。天命即天道也。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王氏曰。不顯。乃所以甚言其顯也。

疏義曰。文王之德。難於形容。故

舉天道以配之。天道本無貳無雜。故但言其不已。則純自見。人心有純有不純。惟文王之德純乎天。理。故稱純則。○毛氏曰。假。嘉。朱氏曰。何之為。鄭氏

曰。溢。盈。溢之言也。朱氏曰。溢。盈而被于物也。收。受。我既受之。○朱氏曰。收。受。駿。大惠。順也。○鄭氏曰。曾。猶

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蘇氏曰。惟爾子孫。世益厚之。○朱氏曰。言文王之神。將何

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朱氏曰。言文王之德。大順

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怠也。○孔氏曰。箋

純亦不已。謂德之純美。而行之不止息也。文王既行不倦。已與天同功。是其道有饒衍。至於滿溢。故



言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歛之。是大順我。文王之意也。○呂氏曰。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于文義未有善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怠。所謂行者因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即短。○輔氏曰。上四句。言文王之德與天為一也。後四句。言已與後王。皆當法文王不已之德也。何以恤我。不敢自必之。辭也。我其收之。幸之之辭也。駿惠我文王。自期之辭也。曾孫篤之。又望于後人之辭也。○陳氏曰。此詩言文王純一之德。上配天道之無窮。下被及子孫于無窮。子孫當順惠之。而不逆。篤厚之。而不怠也。○昆湖瞿氏曰。穆是即不已者之深遠也。顯是即不雜者之顯著也。○顧氏曰。篤者。我既大順之。後王又大順之。便見厚矣。其中亦有變通擴大處。第總歸一道。不夫為順為厚耳。○若不能變通擴大。惡在其大順篤厚耶。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序維清奏象舞也

孔氏曰。奏象舞之樂歌也。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

舞。號其樂曰象舞。成二十九年。曾為季札舞之。彼傳云。見舞象箭南籥者。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箭。舞曲名。以其象事為舞。故此文稱象舞也。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為象。其實大武之樂亦為象也。○劉氏曰。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序曰。奏象舞。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舞。內則。十三學舞。勺。勺大舞也。十五學舞。象。象則象箭也。○橫渠張氏曰。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以學之。

說維清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之詩

傳多缺文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

鄭氏曰。緝熙光明也。○王氏曰。緝。續。熙。廣也。○毛氏曰。典。法也。

孔氏曰。維清靜光明而無敗。○朱氏曰。此清明而之政者。乃孫文王之法故也。

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毛氏曰。肇。始。禋。祀也。張氏曰。始。



大祀文王也。迄至禎祥也。蘇氏曰。迄于周。公遂以有成。呂氏曰。周公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禋。以文王配

帝始於此也。嚴氏曰。清則潔靜而不雜。緝則悠久

之者。謂其德寓於法也。文王有典以貽後人。故自

始祀至其後而有成焉。是文王之典為周之禎祥

也。祥者吉之先見也。○輔氏曰。不以符瑞為祥。而

以典法為禎。蓋有是典法。然後有是盛效。此其為

禎祥也。夫矣。○顧氏曰。典。就紀綱法度言。要本於

精神心術有成。治功成也。禎。是太平有象。根有成

來。○韋子曰。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此即文

王之德之純意。朱氏傳加所當三字。意在此句之

下。若加于首。則不見文典之善矣。

### 維清一章五句

序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蘇氏曰。武王崩。成王

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即政。故此詩之序曰即政。即政非即位也。

說烈文成王祭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

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

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

不怠。

毛氏曰。烈。光也。○歐陽氏曰。成王祭於廟。乃呼助

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王氏曰。為國君。故稱辟。公。文

武錫茲祉福。孔氏曰。文王造此周國。此等得列為



孔氏曰  
了孫保  
之謂諸  
侯得傳  
世也

詩經傳

卷二十一

七

建亦是武王錫之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

○諸侯助祭。何繇便使天子獲福。且錫者。上予下之辭。諸侯安能錫天子之社福。朱氏不察。以首四

句歸功于辟公。失詩旨矣。仍從毛傳。為王氏曰。無

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王之所崇也。朱氏曰。或

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崇。尊尚也。毛氏曰。戎大也。○鄭氏曰。皇君

也。朱氏曰。○歐陽氏曰。念此大功。世繼其序而增

大之。蘇氏曰。念其先祖之功。朱氏曰。又言莫强于

人。莫顯于德。黃氏佐曰。四方訓。正見人之强也。四方訓

則莫强于人。可見矣。百辟刑。正見德之顯。蓋爵位

之顯。顯乎一身。德之顯也。百辟其刑。則莫顯于德

可見矣。○此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

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鄭氏曰。於乎先王文王

武王。其於此道。人稱頌之不忘。黃氏佐曰。舉先王

日廟中祭先王而作也。不忘。言天下後世之人。仰

慕愛戴之。不忘也。戒飭勸勉。只在愛人以德中。寓

疏義云。爾能以先王為法。則人亦不忘之矣。○新

都楊氏慎曰。錫福。毛萇以為文王錫之。鄭玄以為

天錫之。朱傳以為諸侯錫成王以祉福。此三說不

同。要之。毛鄭於事情近之。不失天子戒諸侯之體

若朱傳之說。首足倒置矣。洪範。天子欲福以錫民。

未聞諸侯反錫天子以福也。○韋子曰。錫福四句。

予知朱傳之誤。故錄歐陽公說。而注云。錫者。上予

下之詞。既閱升菴之論。更暢予意。即以詩辭例觀

如錫爾介圭。王錫韓侯。用錫爾祉。錫山土田。皆天

烈文一章十三句

詩經傳

卷二十一

七



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說天作周祭岐山配以大王文王之詩傳多闕文此詩孔氏以

為時祭成王之世時祭當自太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朱氏以為祭太王詩不及文王皆不如

魯說祭岐山而配以太王文王之為當也

天作高山大音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

有夷之行子孫保之韓詩彼徂者岐後漢書作彼岨者岐

鄭氏曰高山謂岐山也○毛氏曰作生荒大也橫渠

張氏曰闢而大之也○朱氏曰荒治胡氏曰荒奄也太王遷居奄有之不如闢而大之為優○鄭氏

曰天生此高山使與雲雨以利萬物太王自幽遷焉則能大之居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

初歐陽氏曰作起也彼太王也太王起于此文王

安之○朱氏曰康安也○鄭氏曰徂往行道也○

毛氏曰夷易也薛氏傳曰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道險阻而人不難○蘇氏曰大王遷於岐山始荒而有之

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岐周之人世載其夷

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嚴氏曰作者造立之言也遷岐非得已而周以

岐興詩人以為是非人所能為故言此岐山天寔為之也○輔氏曰高山大川皆天造地設也太王

治荒之而亦曰彼作矣者推太王與天同功也祖先所以經理其始計安其後者既已甚艱勤矣子

孫固宜世世保守之而不失也○黃氏佐曰康之謂維持鞏固雖不可專就安民言然孟子言文王

治岐耕耨九一仕者世祿云云推而化及於昆夷德被于諸侯正以安此岐山於不拔也○陸氏曰

彼徂二句要入太王上承天命下啓文謨意○有夷之行若云道路平易有何意味當依薛氏章句

詩經傳疏 卷二十二



謂岐有平易之道。可以歸往。如父母孔邇之意。見子孫不可不修德行。政以保之也。

韋子曰。此祭岐山之詩。岐山為興王之地。天作以授我周。惟太王承天意以開創于前。文王修德敷政。以奠安于後。於是岐乃有平易之道。為萬民之所歸往。此山故為我周之鎮。而子若孫所當世世保之者也。保之奈何。亦如太王之遷岐。文王之治岐。安民而已。

天作一章七句

說昊天有成命。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

傳缺

華陽范氏鎮曰。此楊雄所謂康王之時。頌夸作於下。班固亦謂成康沒而頌聲寢。言自成康之後。不

復有見於頌也。○賈誼新書引叔向曰。二后。文王武王。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而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周語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宥寬也。密寧也。○新安朱氏曰。此詩詳攷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為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為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皆曲為之說。不成文理。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故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不失此詩之本旨耳。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

音

密。於音緝熙。單音厥心。肆其靖之。

毛氏曰。二后。文武也。○賈誼曰。成王者。武王之子。

文王之孫也。成王承嗣。不敢怠安。蚤興夜寐。○毛



朱氏曰  
基者非  
必造之  
於始承  
之於下  
之謂也

詩經傳

卷二十一

九

氏曰基始宥寬也。○朱氏曰宥宏深也。密靜密也。

○毛氏曰緝明熙光肆故靖和也。蘇氏曰單厥心肆其盡之盡其

心故能定之也。○朱氏曰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

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

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

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靜天下。而保其

所受之命也。黃氏曰文武受天命與王業者如此。則成王所以基而承之繼而廣之者。

亦惟盡此心而已。○豐城朱氏曰不敢康寧以心言。宥密以德言。以不敢康寧之心。成宏深靜密之德。

以宏深靜密之德。成繼續光明之業。則所以基上

大之命者在是。所以繼先王之業者在是。而皆不

外乎此心。故又以單厥心終焉。今日所以能安靜

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者。是又成王之賜也。○黃

氏佐曰夙夜有緝日不足之意。夙夜基命以用功

言宥密就德之成言。盡其心。只帶能繼其業言。必

能繼其業。而後其心乃盡也。○張氏曰成命猶言

定命。一定無改移意。二后受之。本以德受命說。不

敢康。恐失墜此命也。○顧氏曰宥密工夫在夙夜

基命內。緝熙是繼續先業。無實墜而增光前烈意。

單心。是繼述祖父之心。殫竭而無遺留。此乃本上

修德保命。而嘆美其能守業而盡心也。故今即就

成王時言。靖字見無異文武之咸和永清也。○韋

子曰不敢康。戒謹兢業之意。天行乾惕。亦不敢康

之義。所其無逸。正不敢康之心。成王所以基命而

光業者。常存此不敢康之心。爾存此心。乃足承藉

天命。稍恍焉。成命且動移矣。烏能

###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 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孔氏曰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謂祭五帝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謂大

詩經傳

卷二十一

十



饗五帝於明堂也。

說我將季秋禘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之樂歌。

程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饗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圓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亨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

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

鄭氏曰將猶奉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神

饗其德而右助之○蘇氏曰奉其牛羊而獻之曰

天其尚右我而饗此乎蓋不敢必也宋氏曰右尊也神坐東向

在饌之右○毛氏曰刑法典常也○鄭氏曰靖治

也受福曰嘏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

施政于天下劉氏曰諄復言之以見取法之甚也陳氏曰法文王之典以安四方

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孔氏曰既佑助而歆享之時

是也○李氏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自滿哉故

當夙興夜寐疊疊怵惕畏天之威○朱氏曰我其

陸氏曰我盡誠以尊神曰右神亦曰右



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  
意乎。○呂氏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詩  
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我將四句言祀天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四句言祀文王也。於天維庶其  
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  
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  
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于尊也。畏天所以畏文  
王也。天與文王一也。豐城朱氏曰。文王之典。安靖  
天下之典也。我惟于文王之  
典。儀式刑焉。以之日安靖乎四方。則所以感格之  
者。有其素矣。今將是牛羊。則此錫福之文王。豈不  
降而右享我乎。其者辭之疑。既者辭之決。所以疑  
者。尊之而不敢必也。所以決者。親之而可必也。○

黃氏佐曰。典字闕。如惠鮮懷保。修和。有夏。及禮樂  
刑政。皆是。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是。不遑暇食。用咸  
和萬民。今法其典。以日安四方。則有以格文王安  
民之心矣。我其其。其字有意。三山謂不自滿者是。蓋  
慄慄危懼。恐或降鑒之有替也。時字。應夙夜字。有  
時時保之之意。天與文王降鑒。在於一畏。畏之者  
所以保之也。右享。與降鑒有別。右享。自神享之言  
降鑒。自神意之鑒。誠言降鑒。又原右享之意也。○  
韋子曰。文王有典。以貽子孫。即是福矣。我能法典  
以安民。民安則四方靖。即是受福矣。畏威時保。不  
過常法典。以安靖。綿綿勿替而已。○陸氏曰。  
保之。亦不敢恃。為可保。是心上思想如此。

### 我將一章十句

### 序時邁巡守

音狩

### 告祭柴望也

鄭氏曰。巡守。告祭者。大

王制注  
云燔柴  
祭天告  
至也望  
秩者山  
川之神

之下而封禪也。○孔氏曰。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  
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  
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周公既致太  
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



望其所  
在以尊  
甲秩祭  
之

言終情

卷二十一

三

說時邁述武王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蓋大武之

三成也。傳止存時邁二字  
餘缺文朱傳本此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

震疊從協切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

式序在位載戢側立切干戈載橐古刀切弓矢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毛氏曰邁行○鄭氏曰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

朱氏曰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天其子愛之右助次

序薄猶甫也李氏曰薄者語辭也○毛氏曰震動疊懼懷來

柔安喬高也○歐陽氏曰武王巡守諸國聊警動

之諸侯皆警懼而修職也莫不者非一之辭也○

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畏威以百神則莫不懷柔

人神各得其所詩人美之曰信乎王能盡為君之

道也○歐陽氏曰顯昭有周之命以序諸侯之在

位者謂時邁所至之邦考其功過而升黜之○毛

氏曰戢聚橐鞞○鄭氏曰載之言則也懿美肆陳

也允信也○歐陽氏曰載戢干戈載橐鞞弓矢者言

武王除亂成功而兵不用也○朱氏曰又收斂其

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於邦國夏中國也

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呂氏曰人之宗子主一家者也天之子主天下

孔氏曰  
橐者弓  
衣故內  
弓于衣  
謂之鞞

詩經甫文

卷二十一

三

口天云



者也。時邁其邦。人神莫不受職。則昊天其子之可知矣。○朱氏公遷曰。君者人神之主。人神服從。則信乎天。右序之。而君天下無疑矣。子我之意。可驗于此。然山川百神。禮之而已。諸侯來朝。則必有以教告之。故賞善罰惡。以示勸懲。偃武脩文。以圖寧謐。使百辟畏威而懷德。天下去危而就安。則天命之固可必矣。保上天子我之意。當如此。○黃氏佐曰。震之。謂一正朔。同制度。考政令。齊風俗。以下之心志。以新天下之耳目。意不可涉。下慶讓黜陟。至式序在位。則善者慶之。惡者讓之。而明其功罪矣。懿德當說得闊。如崇德報功。重民五教。惇信明義。達官位事。訪洪範。陳丹書。皆是。此五句。是武王巡守之所舉行者如此。○顧氏曰。河循其軌。而無汜濫。岳安其所。而無騫崩。便懷柔處。此重莫不字。及字。明昭對商家穢濁言。式序。次功罪之等差也。懿德。因商穢濁蔽蒙。故為求之。允王保之。蓋政教乃天子之大權。能兼舉。則足以當上天君師之眷。非保之於將來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國語曰。金奏肆夏。樊邁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

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二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邁。執競也。渠。思文也。○安成劉氏曰。時邁。思文。皆周公所作。而周禮九夏亦作於周公。固可以時邁為肆夏。思文為納夏矣。至于執競。則昭王以後之詩。而以為韶夏。左傳國語注。恐難盡信。

序執競祀武王也

述華陽范氏鎮曰。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

說執競昭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詩

傳存執競二字。缺六字。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

奄有四方斤斤

其明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

降福穰穰

降福穰穰

如羊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

來反

鄭氏曰

競強也。○毛氏曰無競競也烈業也

李氏曰易



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顯光也。皇美也。李氏曰。惟人君亦自強。然後可以成功。顯光也。皇美也。以集犬命而有天下也。斤斤明察也。嗶嗶和也。將

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言重慎也。賔筵毛訓

反復也。李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耳。上言飲。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覆日至而未艾也。○南海黃氏曰。執競自其平日以義勝欲。以敬勝怠。通不泄。遠不怠。說心者功之本。有是心則有是功。下二句。有是德則有是命。不顯以成康本色之德。言人皆曰守成之主德未必顯。繼體之君命非出於天。故詩人特言成康有不顯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之大。此不顯之德。無遠不屆。發于政教。煥乎文章。斤斤照臨於四方而無不察也。此獨言成康不及武王者。以武王功烈最著。不用贅言。成康顯德。則不容不言也。○顧氏曰。鍾鼓音大易厲。故貴和馨。筦音清難合。故貴集。要入上功德講。○張氏曰。執競德也。而頌無競之功。

上帝是皇。功也。而頌不顯之德。蓋創業不言功。則子孫不知創業之難。守成不歸德。則子孫不知保守之難。故各舉其重而言也。

朱氏善曰。祭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專祭矣。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歟。○此詩序以為祀武王。魯說云。昭王禘康王于明堂。按詩辭有武王成康字。必昭王之時。以成康配享武上之樂章也。周禮注云。繁過。執儗也。劉公瑾已辨之矣。

執競一章十四句

序思文后稷配天也。

說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傳止存思文二字餘缺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音夷我來

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詩經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孔氏曰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也

朱氏曰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

○鄭氏曰克能也立當作粒。烝衆也。周公思先

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昔堯遭洪水。黎民阻

饑。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天下之人無不於女

時得其中者。○毛氏曰極中也。

孔氏曰衆民無不於爾得其中正言

民賴后稷復其常性

○鄭氏曰貽遺也。○毛氏曰率麥率用

也。

爾雅曰來小麥。年大麥也。朱氏曰率徧也。

○鄭氏曰育養也。○朱氏

曰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

子之常道於中國也。

曹氏曰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苟不得其養則亦弗克

遂其生矣。惟后稷能以粒食養人。故其德足以配天。○嚴氏曰后稷人臣。而周人推以配天。疑於追

陳常雖非后稷事民得遂生而後教化可漸也

崇之過。此詩言德莫大於文。后稷實有文德。能配

於天。非虛尊之也。蓋民心莫不有是中。而阻飢則

失其常心。自后稷播時百穀。存立衆民之命。而後

各復其受中之性。是民之中。皆后稷之中也。遺我

來牟二麥之種。此乃天命。后稷編養斯民。無此疆

界之別。遂使人倫常道。得陳于中國也。天能予民

以中。后稷能全民之中。天以編覆為德。后稷則達

天之德。推后稷以配天。信無嫌矣。○觀左傳申叔

云。民生厚而德正。引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則極

訓中亦是。朱氏訓作至。反淺矣。○張氏曰思文是

贊詞。要得裁成輔相。開物成務之意。此正經天

思文一章八句

周禮注呂氏云渠思文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臣工之什

序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燕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于稼穡之際故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岳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于土地辟田野治其罰始于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槩可見矣

說臣工祭先農之詩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音茹嗟嗟

保介維莫音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余於音鳥皇來

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音乞用康年命我衆人痔音峙

乃錢音翦搏音博奄觀銍音銍艾音刈

毛氏曰嗟嗟勅之也工官也○朱氏曰公公家也

○鄭氏曰咨謀茹度也○蘇氏曰諸侯朝正於王

因助於廟祭終而遣之遂戒其羣臣百工曰戒爾

公事王既賜爾成法音釐有所不知則來咨度以

定之○呂覽注云保介副也鄭氏曰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新載

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注云勇力之士衣甲執兵朱氏以為農官之副稍不同○朱氏

曰暮春在夏正為建辰之月時春已向暮農事不

可緩也○孔氏曰汝歸當何求於民惟求其勤力

於農耳○毛氏曰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鄭氏

曰急其教農趨時也李氏曰既至其國果何求哉惟問其新畬之如何觀其土

地或闢或荒也○朱氏曰於皇歎美之詞李氏曰於來牟







噫嘻音僖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音峻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王氏曰噫嘻歎辭○朱氏曰昭明○鄭氏曰假至

也播猶種也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駿疾也發伐

也朱氏曰駿大發耕也亦大服事也使民大耕發其私田毛氏

曰私民田也萬耦同時舉也○孔氏曰終竟也使之竟

三十里者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爲一部農

夫自勅終已境界故言三十里也鄭氏曰周禮曰

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

鄭氏曰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朱氏曰耦二

人並耕也輔氏曰既昭假爾言昔時成王嘗進爾

言其職既以萬夫爲界則萬夫之發私田服耕事

皆農官之已事也○孔氏曰駿發爾私者上意欲

富其民而讓于下使之大發私田今民知君於已

之專則感而樂業故也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主

意之讓下也○黃氏佐曰率時農夫重一率字播

百穀以下皆是率農夫之事重竭力務農意○周

禮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即十千維耦

也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陸之種云云即昭

假爾也○陸氏曰大約使官治農而王者治官所



言終傳  
日服其縛。不懈於候。當其時。載獲濟濟。倉庾充實。即有水旱之災。不至易于斃骨。流離而填溝壑矣。不特此也。凡作姦而稱亂者。皆游手事末之人。若盡驅而歸農。則勞其筋骨而靡驕心。安其田里而無異志。周家享國所以長久者。知重農也。讀臣工噫嘻之章。益見王者勸戒之殷勤。皇皇恐失時焉。後世玉食者不辨五穀視覘土勸農為瑣事。勤惰不稽。功罪不覈。游手逐末者多於南畝之夫。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再歲不入。四方騷然矣。不幸而兵旱並臻。天下大屈。然後議糴議屯。豈有及乎。古人云。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治國之長策也。人主胡不亟務而預圖之哉。

### 噫嘻一章八句

序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鄭氏曰。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

說振鷺。先代之後助祭于周。而勞之之歌。

傳多缺文。

孔氏曰。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

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

振鷺

音路

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

惡。在此無斁。

音亦

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氏曰。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

王氏曰。西

雝。蓋辟雝也。辟雝有水。鷺所集也。辟雝在西郊。故曰西雝。薛氏章句曰。西雍。文王之雍也。客。

二王之後。○鄭氏曰。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

得其處也。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于周

之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在彼

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

之。無厭之者。永長也。譽。聲美也。○蘇氏曰。然猶庶



幾其能夙夜以永終譽此愛之至也

黃氏佐曰夙夜不可分

有相為循環的意譽泛就其平日說彼此字正應夙夜字蓋德之感於人者有廣狹之殊則譽之加於已有久暫之異既無往而不得乎人心庶幾能無時而不保善譽矣此詩乃燕勞先代之臣之辭申公說是也振鷺一句本

是與體朱注以為賦則差矣

序豐年秋冬報也

說豐年秋冬報賽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

陳氏曰噫嘻祈之於春豐年報之於秋冬祈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省文也曹氏曰秋祭四方冬祭入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耳

豐年多黍多稌

音杜音亦有高廩

力錦切

萬億及秭

谷履切

為

酒為醴

音禮

烝畀

音必

祖妣

音七

以洽百禮

降福孔皆

唐禮五齊三醴注云醴猶體也成而上下一體滓汁相將也

毛氏曰豐大

鄭氏曰豐年大有年也

稌稻也

王氏曰豐年者天之功也利高

燥而寒者黍利下濕而暑者稌多黍多稌無所不熟也

廩所以藏齋盛之穗

也孔氏曰經言高廩則廩之高大于藏穗為宜言藏穗則廩惟藏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是廩為倉之總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

可以兼容米粟也

鄭氏曰烝進畀予也

豐城朱氏曰此

詩集傳神字指田祖先農方社而言蓋言收入之多而得以供祭祀備百禮者皆豐年之所致而田祖先農方社之所賜也故報賽之祭以降福孔皆歸功于其神焉李氏曰我所以為此酒醴者與進祖妣以和洽百禮降福無所不徧者上帝之力也

豐年一章七句



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氏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

樂而奏之。○孔氏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一代之樂功成而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告神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傳存瞽合二字餘缺文申公說同序文。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音巨崇牙樹羽應田縣

鼓音桃鞀音尺柷音叔圉音語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嗶嗶

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鍾氏曰周禮也故

毛氏曰瞽樂官也。鄭氏曰瞽矇也以為樂官業大

板也所以飾柶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植者為虞衡

者為柶。孔氏曰懸之橫者為柶其上加以業所

如鋸齒故謂之業。柶業既橫則虞自然植矣。郭璞云懸鍾磬之木植者名虞虞既用木則柶亦木為

此祖亦在知德合

也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孔氏曰

於兩端柶則橫入於虞其柶之上加以大板側者於柶其上刻為崇牙以鋸齒捷業然牙即業之上

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為懸也置羽者置之於柶虞之上角漢制云為龍頭及頰

日銜璧下有旄牛尾周人畫繒為翼載以璧垂五采羽樹於簋之角應小鞀也田大

鼓也。鄭氏曰田當作鞀縣鼓周鼓也。孔氏曰釋樂

鼓小者謂之應既是小田宜為大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

鼓解特言鞀小也。孔氏曰春官小師注云鞀如懸意也。鞀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

自擊也。○朱氏曰磬石磬也。○孔氏曰柷用木則圉

亦用木。臯陶謨云合止柷敔。注云柷狀如漆箭中

其中而撞之敵狀如伏虎。鄭氏曰既備乃奏謂樂背上刻之所以止鼓者。

考索曰柷方二尺四寸陰也敵二十七錡錡陽



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固天地自然之理也

曹氏曰永觀厥成觀之無厭斁也

作也。簫編小竹管。

郭璞云。簫大者編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風俗通云。簫參差象

鳳管。如篴。併而吹之。

孔氏曰。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

併兩而吹之。釋樂云。大管謂之箛。

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箛。箛高也。孔氏曰。備舉作

之。嗶嗶然和集其聲。諸聲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

奪理。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鄭氏曰。我客。二

王之後也。

孔氏曰。於時我客適來至此。與聞此樂。助祭之人若應多矣。獨言我客者。以二

王之後尊。故特言之。○朱氏曰。猶言虞賓在位。蓋尤以是為盛耳。

朱氏曰。觀視也。

成樂闋也。

李氏曰。成如蕭韶九成之成。猶終也。編更而奏焉。故謂之成。

南海黃氏曰。在周之庭。即祖廟也。業虛與靈臺同。但彼是懸鐘鼓。此是懸鼓磬。應注曰。小鞀。鞀。禪也。

禪助鼓節也。石磬。明堂位曰。叔之離磬。方氏曰。磬以石立辨。辨離聲也。祝之制中虛。圜之制中實。聲

之所出。以虛為本。控以空。然後可擊。及其止。則歸實。圍為伏虎之形。則實而已。嗶嗶和也。和鳴。即肅

繼也。蓋清濁高下。以肅為難。今皆儼如也。條理抑揚。以離為貴。今皆純如也。和鳴如此。何嗶嗶如之。

○顧氏曰。肅。離相濟。然後謂之和鳴。先祖是聽。根上二句來。要本功德說。○陸氏曰。是聽。全在發揚

祖功宗德。與其精神。默合上說。我客統承先王。所用皆犬聖人之樂。後有作者。宜難為觀。而今觀之。忘倦。則樂之盛美可知。○重格祖。我客不可對。

### 有瞽一章十三句

序。潛。季冬薦魚。春獻鮪。

于軌也。鄭氏曰。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

謂於宗廟也。○孔氏曰。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季冬乃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

云。此時魚潔美。故特薦之。冬言薦。春云獻者。皆謂子孫獻進于先祖。其義一也。

說。潛。薦魚于寢廟之樂歌。



猗

於宜切

與

平聲

漆沮

七余切

潛有多魚有鱸

張連切

有鮪

音委

鮪

音條

鮪

音常

鯉

音鯉

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

鄭氏曰猗與歎美之言也○毛氏曰漆沮岐周之

二水也潛糝也

孔氏曰釋器云糝謂之潛孫炎曰積柴養魚曰糝郭璞曰今之作糝

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鄭氏

曰鱸大鯉也鮪鮪也鮪白鮪也鯉鮪也

郭璞曰鮪鮪額白魚也

介助景大也

鱸黃色銳頭口在頷下大者千餘斤鮪似鱸而小色青鯪今黃頰魚是也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本草注云大首方尺

背青黑無鱗多涎陸氏曰鯉魚之貴者鮪埤雅云

形狹而長若條性浮似鱈而白也○方氏慤曰王

有廟祭神道薦人道也○彭氏曰子孫之祭其先

祖九州之美味莫不畢備然其樂歌必言其所出

之地取其所產之物而薦之者以示不忘本之意

○張氏曰多魚致享要得薦其時物以達孝敬之

忱意○景福須闕說

### 潛一章六句

序 雝 禘 大 泰 祖 也

鄭氏曰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

禘魯而郊稷爾雅云禘又祭釋是宗廟之祭故知禘亦宗廟之禘也大祭五年再為一則合聚祭之

一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為禘就廟為禘禘尚大祭禘大可知禮緯言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者聖人

因事見法以天道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故制禮象之太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

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

大祖謂祖之大者文王雖不得為始祖可以為大祖也此祭文王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詩

說 雝 成 王 祀 文 武 之 詩



此詩序云禘太祖固非朱子疑之改為武王祭文王之詩似矣更有疑焉既云假哉皇考綏子孝子又云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何其複而無次耶申公說云成王祀文武則曉然可信矣然則皇考者武王烈考者文王猶云大父也當以魯詩說為正

有來雝雝同至止肅肅相去聲維辟音璧公天子穆穆於

音鳥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子孝子宣哲維人

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鄭氏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毛氏曰相助廣大

也○王氏曰穆穆敬和也廣牡碩大肥脂之謂也

○朱氏曰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祭者公侯其

主祭者天子也言諸侯助祭薦大牡以相予之祀

也於歎辭肆陳假大也毛氏曰假嘉也鄭氏曰皇

考文王也王氏曰皇考武王也綏安也孝子自稱也宣通哲

知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

之德○毛氏曰燕安也○鄭氏曰文王之德安及

皇天朱氏曰能安人以及於天又能昌大其子孫繁多也安助

以壽考多與福祿烈光也○王氏曰烈考謂文王

也○毛氏曰文母大姒也○鄭氏曰乃見右助於

光明之考祭法云父曰考祖父曰與文母之德

東萊呂氏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太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



時推其得禘之孫播之樂歌以告大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壽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德而文王大妣之所右助也豈予小子所能致哉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之於文王大妣焉閔子之頌曰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黃氏佐曰穆穆謂其容之玄遠幽深有至敬無形至和無聲意疏義云肅維者文王之德也穆穆者文王之容也君備文王之容臣備文王之德以奉文王之祭豈有不享者哉綏予孝子是期望之詞宣通於事哲明于理也安人承上二句來蓋天以安民為心人安則天安矣昌後生於天人安來天人安又生於德然則昌後者道德之所致也右烈考文母者又昌后之所致也烈自其功烈言文自其文德言韋子曰此成王祀文王武王歌以徹俎之樂章東萊之論當矣第拘小序禘祖之說尚有未妥姑依

經文訓之言諸侯之來助祭皆能雖雖肅肅薦大牲以相予祀事合天下之誠敬以奉祀大哉皇考庶其綏我思成以慰孝子之心乎知其必有以綏我也蓋先王維宣維哲乃文乃武克盡君道安人以格皇天用能昌大我後嗣故今綏我眉壽助以多祉非烈考文王之佑不及此夫既蒙佑助於烈考文王亦必佑於文母已予小子敢忘所自哉

雖一章十六句

序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說載見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傳止存載見二字餘缺文朱氏

集傳本此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音零央央音條倬音革

有鶴切七羊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



永言保之。思皇多祜。音戶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

于純嘏。叶音古

毛氏曰：載始也。朱氏曰：載發語辭也。○鄭氏曰：諸侯始見君

王，謂見成王也。○王氏曰：諸侯來見，則求法度文

章，以歸治其國家。曹氏曰：摶慶賞刑威以制萬國者，辟王也。故諸侯來朝，就求典

章。○鄭氏曰：交龍為旂。○毛氏曰：龍旂，陽陽言有

文章也。朱氏曰：陽明也。和在軾前，鈴在旂上。孔氏曰：和亦

有鈴曰旂。郭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是鈴在旂上。○孔氏曰：央央然而

有音聲。○鄭氏曰：儻革，轡首也。鶴，金飾貌。孔氏曰：即韓奕

所云：儻革，金厄是也。朱氏依商頌訓為聲和也。○朱氏曰：休美烈大也。○

新都楊氏曰：鶴以金飾，如鶴為之形。

毛氏曰：昭考，武王也。朱氏曰：廟制，太祖居中，左昭

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也。享，獻也。○鄭氏曰：率

之見于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

祀之禮，以助壽考之福。○李氏曰：思，語辭也。皇，美

也。美哉，多福之如此，是天子之享其福也。○鄭氏

曰：俾使純大也。天子受福曰大嘏。○朱氏曰：言孝

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

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蓋歸德于諸侯

之辭，猶烈文之意也。朱氏舊本云：以多福綏諸侯使之緝熙于純嘏，蓋均福于

諸侯之辭。三山李氏同之。不如今集傳為優。○廬陵彭氏曰：諸侯來朝，意氣懽悅，車服鮮明，所謂休



有烈光也。率之以見于昭考之廟。以致孝享之禮。以介眉壽之福。○輔氏曰。我當長言保之。以有此既大且多之福。凡若此者。皆是有德之諸侯助祭。以致之。安我以多福。而使我繼續以明之。至于純嘏也。○黃氏作曰。歲事來辟。自是常制。王者有感於先王。遂率以孝享云。章訓法度。泛言。或以天子王天下。嘗有法度之頒。而諸侯世守之矣。胡至此復有稟受。不知諸侯凡有一政一事。皆當請命于王。若齊桓公專封而不請於王。便是不稟受法度者。故春秋書曰。城楚。孝享。自王者言。要見諸侯助之之意。以介。謂致昭考之格而介之也。○顧氏曰。獲壽以保祐。即謂之多福。即謂之純嘏。綏。就諸侯致之言。俾自我得之言。猶云諸侯綏之。而使我得之也。○張氏曰。熙明也。福本光明的。惟以壽享福。故寢昌寢明。以至干純全。而無一之不備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序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鄭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

命來朝而見也。○孔氏曰。周公攝政二年。殺武庚命微子代為殷後。乃來朝而見于周之祖廟。詩人因其來見。述其美德。而為此歌焉。

說有客。成王既討武庚。封微子啓于宋。來朝于周。見

於祖廟。此其燕樂之歌。傳缺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七序切敦都回切琢其旅。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繫。音執以繫其馬。薄言追

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鄭氏曰。有客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孔氏曰。言我家今有承先

代之客。殊異以尊大之。毛氏曰。殷尚白。○朱氏曰。亦。語辭也。

蘇氏曰。亦。仍也。言仍殷之管也。○毛氏曰。萋且敬慎貌。○孔氏曰。



敦古雕  
字即雕  
琢也

言經傳列

卷二十一

三

又敦琢其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敦琢玉然

○毛氏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釋訓云宿宿再宿也信信四宿也

鄭氏曰繫絆也○毛氏曰欲繫其馬而留之○孔

氏曰追謂已發上道逐而送之○蘇氏曰左右綏

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毛氏曰淫大夷

易也○鄭氏曰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

神與之福又甚易也劉氏曰有德而神降之福故以降福終焉

張氏祥曰福非淫威也蓋淫威封國之初已與之矣何必此時謂汝既用天子禮樂則我之錫于汝亦甚大且易蓋非先代之後欲錫之以福或有所難又不敢過今汝若留此吾常常待以客禮異乎列國之諸侯則降福不亦甚易而且大哉○降福仍從鄭箋謂先神降之為是○黃氏佐曰姜且自

微子說如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之意○疏義曰有客一詩既足以見微子之賢尤足以見周家之厚○什邠張氏曰自管蔡以武庚祿父叛以周公之聖臨之蓋二年而後克其用力艱矣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昔者既有淫威矣而今也降福孔夷蓋逆順之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南軒蓋泥淫字故以威福並論其實等威之大未為不是仍舊可

### 有客一章十二句

序武奏大武也鄭氏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孔氏曰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

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觀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說武大武一成之歌傳多缺文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

之勝殷遏放葛切劉耆音指定爾功

序經傳列

卷二十一

三



鄭氏曰。皇君也。蘇氏曰。大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疆平

其功業。言其疆也。毛氏曰。烈業也。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

開其子孫之基緒。遏止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

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

毛氏曰。劉殺耆。致也。○孔氏曰。以致安定。汝之大

功。王肅曰。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

陳氏曰。武王之烈。實丕承乎文王之德。故不以武

為武。而以止殺致定為武。武烈之中。實有文德。寓

焉。○豐城朱氏曰。武王之功。所以天下莫強者。以

文王開之於前。而武王受之於後也。於勝殷見其

伐暴之義。於遏劉見其止殺之仁。仁義之師。王者

之師也。此大功之所繇定。而大業之所繇成也。

### 武功一章七句

韋子曰。天道生饒而肅之。生斯民而立之君。使撫育之。非欲其虔劉之也。况兵為凶器。惡可恣醜而靡所止乎。楚語曰。止戈為武。又曰。武者禁暴戢兵安民和眾者也。知武以安民和眾。則好殺屠城。不可謂武矣。古者成湯。德及禽獸。四方切侯。後之望周文王。澤及枯骨。六州與孔邇之懷。然則聖人之所以太服天下者。不在武明矣。武王雖以征伐得天下。實本於文王之德。故克殷濟河。散馬歸牛。藏車甲。橐弓矢。所以體天心而恤民命也。周公作樂。明武王之功。所以止殺。非以戕民。故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勝殷遏劉。致定爾功。惟其遏劉。功之所以定也。烈之所以無競也。或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非歟。曰。司馬法詳言之矣。以仁為本。以義治之。治之不獲。權出於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以戰正戰。雖戰可也。鳴呼。至言哉。

###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 詩經備攷卷二十二終



詩經傳攷卷二十三

閔予小子之什

序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鄭氏曰。嗣王。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

朝於廟也。○孔氏曰。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王肅以此篇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或當然也。

說閔予小子成王免喪始朝先王之廟作詩四篇以

自警。傳多缺文。○四篇此及訪落敬之。恣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音在疚音於音乎皇考永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常調鼎玉鉉

攷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序, 閔, 予, 小子, 遭, 家, 不, 造, 嬛, 嬛, 在, 疚, 於, 乎, 皇, 考, 永]*



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鄭氏曰。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毛氏曰。疾病也。

匡衡曰。笑笑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鄭氏曰。陟降。上下也。

○朱氏曰。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

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羹也。○鄭氏曰。夙

早。敬慎也。○毛氏曰。序。緒也。○鄭氏曰。於乎。君王

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序。思其所行不忘也。○朱

氏曰。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

延毛傳  
訓直不  
若如字  
為是

陳氏曰。思親而見其如在者。此人子終身慕親之孝。當親沒而愈篤者也。記曰。致愛則存。致怒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惟武王之孝於文王者。有如此心。故成王之孝於文王者。亦惟致敬以不忘乎此心。武王之達孝。所以上無愧於文王。而下可示法於成王也。○黃氏佐曰。一言閔字。便有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意。○顧氏曰。不造。以天命人心未固說。便見得繼體之難。而皇考不可不法。陟降庭止。非但懸空想念。正是善繼善述處。惟念之切。是以即所行者法之。常若見之。此皆一敬所為也。夙夜。即承世意。○陸氏曰。不忘。全在思字上。惟所思如此。則夙夜念皇考者。自不容已矣。

閔予小子一章十二句

序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說訪落。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

意。傳只存朝于二字。餘缺文朱傳本此。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音乎悠哉。朕未有艾。五蓋切將

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去聲紹庭上

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毛氏曰。訪。謀。落。始。鄭氏曰。成王始即政。目以承聖

之事。始即政。率。循。時。是。悠。遠。也。○朱氏曰。艾。如夜未艾

之艾。釋詁云。○鄭氏曰。未有艾。言遠不可及也。○

毛氏曰。判。分。渙。散也。○朱氏曰。家。猶言國也。黃氏

天子以四海為家。多難。與上遭家不造同。○王氏曰。未堪家多難者。自

以為幼稚。未堪王室多難也。○鄭氏曰。紹。繼也。輔

曰。當繼紹武王內外所行之事。上下於庭。指其外事也。陟降於家。指其內事也。○朱氏曰。

惟其悠遠而難及。所以勉就。以愈覺其判渙矣。此與望之意未見。

亦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

以保明吾身而已矣。王氏曰。保其身。無危亾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

三山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即位臨政者。又人君之本也。故伊尹告太甲。以嗣王新服厥命。

惟新厥德。召公亦曰。王乃初服。此訪落所繇作也。○許氏謙曰。紹庭上下。欲法武王之正朝廷也。陟

降厥家。欲法武王之齊其家也。保明其身。欲賴武王助其修身也。成王之學。有本末先後矣。○豐城

朱氏曰。成王咨訪羣臣。以率武王之道。再三致其仰望弗逮之詞。而所以率之者。惟在紹庭上下。陟

降厥家而已。外而在庭內而在家。言行政事皆可師法。於此紹之。則上賴皇考之休。即以保明其身

矣。保其身而使之安。明其身而使之顯。則武王之

訪落一章十二句

序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說敬之。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賦也。傳多缺文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日高高在上。陟降

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于光明。佛音弼時仔音茲肩。示我顯德行。

毛氏曰。顯見也。朱氏曰。顯明也。思。語詞。士。事也。○鄭氏曰。監視

也。○歐陽氏曰。命不易哉者。言受命而王。甚艱難

也。左傳注云。奉承其命甚難。○朱氏曰。將進也。○歐陽氏曰。但

當日月勉強積學。而增緝廣大。至於光明。○鄭氏

曰。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朱氏曰。羣臣進戒

於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

匡衡曰日監在

茲言天

日監王

者之處

也

就造就也將大

也

也

也

無謂其高而不吾察。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

之所為。而無日不臨監于此者。王不可不敬也。○

孔氏曰。王既承其戒。答之以謙曰。維我小子。不聰

達於敬之之意。○鄭氏曰。日就月行。言當習之以

積漸也。○朱氏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

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於光明。

又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

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嚴氏曰。敬而又敬者。誠之

福不爽。故予奪無常。其命難保也。佛謂之弼者。言

匡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佛



越之。若曰高高在上。則便是不敬。不敬則自絕于天矣。常敬則見其陟降於已所為之事。日監在此也。○邵氏寶曰。緝熙明也。光明明德也。緝熙之至光明復矣。心體之光明。敬也。未至於光明。不可以語敬。德行之顯明。敬也。未至於顯明。不可以語敬。學求諸已。則自心體言。資諸人。則自德行言。各有攸當也。○黃氏佐曰。顯德行。是躬行實踐。純乎天理而不昏于人欲者。上但言不可不敬。此則踐履之實也。使不示我以為進修之助。則何以至於光明。以不負羣臣之戒耶。○張氏曰。行字。映上士宗。必見于行。則就將緝熙。方不是虛話。

### 敬之一章十二句

**序小瑟。嗣王求助也。**

鄭氏曰。瑟。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不慎。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已。以救患難。○安成劉氏曰。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則是武王方崩。流言即興。周公居東二年。作鷓鴣之詩以貽王。秋有風雷之變。於是王迎公歸。明年免喪朝廟。而此

**說瑟亦訪落之意。**

傳缺

四詩繼作。故此篇深懲管蔡之事也。○蘇氏曰。小瑟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繇至矣。

**予其懲。**

直升切

**而瑟。**

音秘

**後患莫予葬。**

音普經切

**蜂。**

音峰

**自求辛。**

**螫。**

音救

**肇允彼桃蟲。**

音拚

**飛維鳥。未堪家多難。**

去聲

**予又。**

**集于蓼。**

音了

**鄭氏曰。懲。艾也。○毛氏曰。瑟。慎也。**

孔氏曰。懲與創。艾皆嘗有事。思

自改悔之言。此云我其懲創於往時。謂管蔡誤已。故慎彼在後。恐更有患難。

**朱氏曰。葬。**

**使也。蜂小物而有毒。○鄭氏曰。肇。始。允。信也。○毛**

**氏曰。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

郭璞曰。鷦鷯。桃

婦。陸璣疏云。今鷦鷯是也。其雛化而為雛。故俗語鷦鷯生雛。

**鄭氏曰。彼管蔡之**

李其二字有悔悟自艾願與廷臣更始之意朱傳失語氣



屬如鷦鳥之小。後反叛而作亂。猶鷦鳥之翻飛為大

鳥也。○毛氏曰。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王肅曰。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孔氏曰。蓼。辛苦之菜。故集蓼。言辛苦也。○蘇氏曰。予方未堪家

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奈何捨我而弗助哉。

豐城朱氏曰。有所懲于前。故有所謹于後。有所悔於已。故有所賴于人。德慧術智。恒存乎疾。疾。信哉。○眉。蘇氏曰。成王始信管蔡而疑周公。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而謹後患也。○黃氏佐曰。莽蜂允。桃蟲。不可着管蔡入說。蓋為親者諱。故但言蜂鳥。以寓痛切之意。○呂氏曰。莫予莽蜂。言莫如予之使蜂。自求辛螫。謂信管蔡之時也。○陸氏曰。集。有萃聚之意。不止一事為然。

### 小苾一章八句

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鄭氏曰。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

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孔氏曰。王者於春時親耕籍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為此歌焉。

### 說載芟亦豐年之意

蘇氏曰。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終歲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先言勤勞。後言逸樂。使勤者可以忘其勞。而怠者亦知以自奮也。

載芟。所銜載柞。叶疾其耕澤澤。音釋千耦其耘。音云徂隰

徂畛。音真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嗇其

饁。于軌切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似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

苗。緜緜其庶。表驕切載穫濟濟。上聲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音姊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蒲即切其香。邦

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

古如茲。

毛氏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孔氏曰。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

蘊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鄭氏曰。載始也。

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

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

根株。作者千耦。言趨時也。孔氏曰。周語云。陽氣俱

烝。升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升。騰注云。此陽氣烝達。可耕之候。於是耕之。故上釋釋然而散也。

○孔氏曰。原隰者。地形高下之別名。隰指地形而

言。畛。是地畔道路之名。或往之隰。或往之畛。言其

所往皆徧也。王肅曰。有隰則有原。言畛新。可○毛

氏曰。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

鄭氏曰。疆有餘力者。周禮曰。以疆予任民。以謂間

民。今時傭賃也。孔氏曰。強有餘力。謂其人強壯。治

者也。以謂間民。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轉移為入執事。若今

時傭力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傭。此傭力隨主人所東西。故稱以也。李氏曰。噉者。

衆人飲食之聲也。○鄭氏曰。饁饋饗也。依之。言愛

也。婦子來饋饗。其農人乃逆而媚愛之。言勞不自

苦。李氏曰。婦人能饁。為夫者則愛其婦。為婦者亦依其夫。言相慰勞苦也。朱氏曰。士



夫也。○毛氏曰。略利也。○王肅曰。俶始載事也。○

鄭氏曰。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蘇

氏曰。驛驛苗生貌。釋訓云。驛驛生也。舍人曰。穀皆生之貌。鄭氏曰。達

出地也。傑先長者。○毛氏曰。有厭其傑。言傑苗厭

然特美也。王氏曰。傑然之苗。受氣澤厭足也。孫炎曰。縣縣詳密也。

○毛氏曰。庶耘也。孔氏曰。庶是耘之別名。縣縣郭璞曰。芸不怠也。王肅云。芸者甚

衆。縣縣然不絕也。孔氏曰。至於大熟則穫刈之。○蘇氏曰。

濟濟人衆貌。○鄭氏曰。有實實成也。其積之乃萬

億及秭。言得多也。烝進洽合也。進于祖妣。謂祭先

祖先妣也。以洽禮。謂饗燕之屬。王氏曰。以洽百禮既烝界祖妣而達

王氏曰  
既苗而  
耘以縣  
縣為善  
恐傷苗  
也

之祭祀賓客無所不洽也。○毛氏曰。飶芬香也。椒猶飶也。孔氏曰。椒

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鄭氏曰。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於

國家有榮譽寧安也。○李氏曰。胡考者。耆老也。士

冠禮祝曰。永享胡考。孔氏曰。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胡為壽也。朱氏

曰。以燕饗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耆老。

則胡考之所以安也。○毛氏曰。且此也。振自也。朱氏

曰。振極也。○李氏曰。非特此日方有此也。非特今日方

有斯豐年。其所繇來遠矣。鄭氏曰。所繇來久。非適今時。○陳氏曰。振古以

來。皆如止之所謂也。○嚴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繼此以往。尤願勿替也。○黃氏佐。首二節。總言耕

耘之事。侯。主四節。覆言耕耘之事。饁之者。乃饁耕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惟百穀中有受氣足



者。自然先長。異於衆苗。故曰傑。有厭。自其始之一  
二言也。厭厭。自其終之百穀言也。以洽百禮。只在  
烝祖妣上看。蓋宗廟之祭。禮有十倫。故曰百禮。餼  
其香。香如飴也。俶其馨。馨如椒也。祭祀燕賓。養老  
皆自天子言。蓋頌皆天子之詩也。賓客。或本國之  
臣。或諸侯之使。皆是邦家之光。蓋大有之年。設燕  
享之禮。便是豐亨嘉會。便是光處。振古自后。稷以  
下言。按此詩。自載獲以上。言稼穡之事。自邦家之  
光以上。言豐年之慶。末三句。又推事慶所繇來之  
遠。序以此為籍田詩。細看全無籍田之意。○安成  
劉氏曰。朱子既辨此詩無祈田之意。又謂此詩之  
用。當與豐年不殊。然則所謂為酒醴。畀祖妣。其亦  
秋成之祭。薦新于宗廟而歌之也歟。

### 載芟一章三

序良耜。秋報社稷也。

申公說曰。良耜與載芟同意。傳缺

耒耜

楚側切

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

瞻女

音汝

載筐及筥

紀呂切

其饗伊黍。其笠

音立

伊糾

其丁切

其罇

音博

斯趙

徒了切

以薺

音蒿

荼

音徒

蓼

音了

荼蓼朽止。黍稷

茂止

穫之。捃捃

珍栗切

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

去聲如

櫛

側瑟切

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稌

如純切

牡有捄

音求

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郭璞曰。耒耜嚴利也。

孔氏曰。釋訓云。耒耜。耜也。舍人曰。耒耜。耜入地之貌。○

鄭氏曰。良。善也。瞻。視也。有來視女。謂婦子來饁者

也。筐。筥。所以盛黍也。○毛氏曰。笠。所以禦暑雨也。

趙刺也。

孔氏曰。罇。是鋤類。故趙為刺地也。

蘇氏曰。糾。然。笠之輕舉



也。○說文曰。薙。拔田草也。○毛氏曰。蓼。水草也。孔氏曰。蓼。是穢草。茶。亦穢草。非苦菜也。王肅云。茶。陸穢。蓼。水穢。然則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控。

控。獲聲也。栗。栗衆多也。朱氏曰。積。壙。城也。○朱氏曰。密也。

曰。櫛。理髮器。言密也。○鄭氏曰。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穀成熟而積聚多。如壙也。如

櫛也。以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迫也。孔氏曰。所積聚者。其大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

其已治之。則百家開戶納之。○李氏曰。開百室而納之。百室既盈矣。而婦子寧止。蓋終歲勤動。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

鄭氏曰。於是殺牲報祭社稷。○毛氏曰。黃牛黑唇曰犝。社稷之牛角尺。○鄭氏曰。抹。角貌。朱氏曰。抹。曲貌。

○蘇氏曰。與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

南海黃氏曰。屢屢。郭璞曰。嚴利。嚴之云者。極其利而言也。如嚴威之謂。其縛斯趙。當玩一斯字。此形容耘田之狀。族人輩作相助。疏義曰。輩作者。同輩共作也。寧止。根盈止來。家給人足之休也。疏義曰。民富而安。天下之福。豐年之所賜如此。祭祀亦只泛言。然觀殺犝牡句。則國之祭也。當就天子言。

###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胡氏曰。載芟良耜二詩。誠不見其祈報之意。不過閔其耕種之勞。序其饋餉之情。論其禾黍茂盛。收入之富。或為酒醴以祀祖妣。而為邦家胡考之光。寧。或為百室盈。婦子寧。殺犝牡以嗣。以續。此皆田家勤苦安逸之事。而非告神之樂歌也。若拘拘於祈報。則感發之意微矣。○朱氏曰。或疑思文臣工



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所謂幽頌者。亦未知其是否也。○楚茨南山大田等詩。即幽雅。臣工良耜等篇。即幽頌也。但七月一篇。不足以盡幽風。其所亡佚多矣。

**序** 絲衣。繹賓尸也。

鄭氏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也。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日賓尸。與祭

同日。周日繹。商謂之形。

**說** 絲衣。士執事于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

絲衣其紕。

字浮切。

載弁。

音下。

俶俶。

音求。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鼐及鼐。

音奈。

兕觥其觶。

音茲。

旨酒思柔。

音求。

不吳。

音諱。

不敖。

去聲。 胡考之休。

毛氏曰。絲衣。祭服也。紕。潔鮮貌。

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

為衣。故云絲衣。

○鄭氏曰。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

於土。士服也。

孔氏曰。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純衣。

絲衣也。

毛氏曰。俶俶。恭順貌。基。門塾之基。

孔氏曰。門側之堂。謂

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

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

說苑曰。自

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鼐。

釋器云。鼎

絕大者謂之鼐。爾雅曰。鼎。圖。弁。上謂之鼐。

○鄭氏曰。使士升門堂。視壺

濯。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

反告充。已乃舉冪。

亾歷切。

告絜。禮之次也。繹之旅士。

用兕觥。○朱氏曰。思。語辭。柔和也。○毛氏曰。吳。譁

也。○鄭氏曰。不謹。譁。不敖。慢也。此得壽考之休徵

橫渠張氏曰。天子既以臣為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



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故云絲衣。○曹氏曰。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衣用絲也。○段氏曰。告濯具。省器也。告克。省牲也。告潔。省蠲也。○黃氏佐曰。首二句。只重其人。不重衣冠。兕觥二句。所謂獻酬之禮也。胡考之福。主士說。

### 絲衣一章九句

### 序酌告成大武也

毛氏曰。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始成。告之而已。○嚴氏曰。讒者多以酌即勺。然勺。成王之樂。而此詩言告成大武。其說難通。若酌果為勺。舞之樂章。當述成王繼承之事。今止述武王用兵創業。序又云告成大武。則此酌亦是武舞之樂章。非勺舞之樂章矣。勺舞。言成王能酌文武之道。以保太平之治也。此酌。言武王初則養晦。繼則躋躋。酌其時措之宜也。朱氏以酌及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耳。古人制樂。皆沿襲前王之樂而為之。張子謂勺是周公制禮樂時。於大武有所增添。其說見也。

### 說勺亦頌武王之詩。蓋大武之五成。

魯詩以賚時邁。殷桓及此章。依

大武之次。列于武之後。甚當。未審毛公何為更錯其序也。

於音鳥鑠音灼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

受之。躋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朱氏曰。於。歎辭。鑠。盛也。○歐陽氏曰。於鑠。王師者。

美武王之師也。遵養時晦者。循養以自晦之道。謂

不耀其威武。養之以晦也。○鄭氏曰。純。大介。助也。

○蘇氏曰。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晦而益明。其後既

純光矣。熙光也則天下無不助之者。○鄭氏曰。龍。寵

也。○毛氏曰。躋躋。武貌。造。為也。公事也。○鄭氏曰。

朱氏  
不若仍  
舊訓助  
呼優



寵受還  
指嗣王  
為當  
歐陽氏  
曰武王  
用師實  
天下之  
至公信  
可謂王  
師矣

允信也。○歐陽氏曰：我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與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承之也。○朱氏曰：其所以嗣

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師爾。疏義曰：一有用武將時，如武王耳。○嚴氏曰：於乎盛哉武王之師也。其初有衆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偕晦，非有心于得天下也。既而時大熙明，天下之人無不助之。武王乃不得已而寵受之。於是躋躋然威武以興，事造業。是用嗣續以傳之後世。實繇武王之至公。是以信服於衆也。○黃氏佐曰：此章言武王之師能酌其時，後人寵受此王者之功，所嗣之者，亦惟法其時耳。王師甚盛，就奮揚之勢見之。遵養時晦，當有斟酌。先儒有云：武王十三年以前無非事商之心。豈有伐商之意。躋躋，有仁人無敵意。王之造，指王者言。如順天應天之師之意。爾公允師，只在時上。末二句，承用武說。但子孫有天下，未有專用武時。故又就用武而廣之。用武之事，亦在其中矣。所謂師其意而不師其法也。○顧氏曰：王造，王字重。見

非君侯家國一。龍字。正從王造見。曰躋躋者，以此功本於奮發有為也。

韋子曰：時者，可潛可見，可順不可逆。從古聖人，皆為時用而不能違者也。違之則私矣。武王事商之心，與文王無異。奈時至于紂，蒙昧已極。雖欲長守其晦而不可得矣。時有大晦，必有大光。如晝夜之相循也。武王惟能循養於大晦之日，是以獲助於大光之時。天下皆鼓盪于時而不自知。所謂公也。後人寵承此躋躋之造，載用其時將何所嗣乎。實惟師其公而已。公平時而不私，乃能受躋躋之造也。造者，開天創業之意。故云躋躋也。

### 酌一章八句

功。頌所當頌也。

武頌止殺。酌頌適時。蓋窮兵黷武不足以為武。悖天違時不足以成

### 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多如此。○孔疏云：桓者，威武之志。或以為序，失其傳。故取桓字各篇，則此句皆序說矣。



說桓此大武六成之歌。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音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

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鳥昭于天。皇以間去聲之。

鄭氏曰。綏。安也。○孔氏曰。數有豐年。無饑饉之憂。

○鄭氏曰。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天下。○毛

氏曰。間。代也。○蘇氏曰。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屢獲

豐年之祥矣。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武王

桓桓。保有其眾。李氏曰。士。與熊羆之士。虎賁之士。同。用之四方。無不

服。以定厥家。其德上昭于天。遂以代商。有天下。言

武之不可廢也。王氏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必。必有凶年。桓。武志也。而曰綏

萬邦。屢豐年。則其為武志也。異乎人之武志矣。天

命匪解者。武王匪解。故天命亦匪解也。○輔氏曰。

綏。萬邦者。武王之本志也。屢豐年者。上天之嘉應

也。有是志。則有是應。先天而天弗違也。天命匪解

者。天命之無厭也。桓桓。武王者。武王之無怠也。天

命之無厭。乃武王之無怠。後天而奉天時也。○豐

城朱氏曰。屢獲豐年。則以人心和于下。天時應于

上也。武王有桓桓之德。故于多士。則保而有之。任

而用之於四方焉。蓋天子以天下為家者也。必有

以安定乎四方。而後有以克定乎厥家。此其德所

乎。周道。乃昭見于天。故用美道。伐殷。定天下。不

宋儒訓解之切。○黃氏佐曰。綏。萬邦。要發他除暴



言系何...  
人之所謂武也。○韋子曰。定亂以武。保治以賢。雖有堯舜之仁。而股肱不備。百職空虛。則恩澤不流。政事必隳矣。故明君皇皇。擇賢圖治。以求四方之安定。是以羣生蒙庥。疆宇鞏固。此詩保有厥土三句。非獨保全功臣而已也。士亦多途矣。或以德進。或以才舉。或以言揚。或優治賦。或長軍旅。隨器任使。布列四方。則必能戢暴安民。民安而家定矣。如是則上天求瘼之心已慰。而代商不亦宜乎。

### 桓一章九句

**序賚。**來代切。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孔氏曰。經無賚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德之人。故名曰賚。廟。謂文王廟也。

**說賚。**述武王大封于廟之詩。為大武之二成。春秋傳以此為

大武之三。魯詩則以為大武之二。宋儒疑桓詩有武王字。不知大武之樂。皆周公所作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音亦思。我祖維求定時。

### 周之命。於音烏繹思。

毛氏曰。勤勞。應當也。○朱氏曰。敷。布時是也。繹。尋

繹也。○鄭氏曰。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王氏

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為諸侯。與其天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朱氏曰。文王之

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經文原是我者。應受之。我者。

武王自謂也。朱子改訓其子孫非矣。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

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

定。又以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歎美

之。於。嘆辭。繹思。尋繹而思念之也。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

德而不怠也。孔氏曰。周公成王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



韋子曰。此述武王大封功臣之意。定天下雖武王。而所以得天下者。繇文王勤勞之德也。文王既已勤矣。我固應受之。然豈敢自私乎哉。於是分土列爵。大賚四海。以往求天下之安定。又恐人心怠沓。狃富貴而怠勤勞。特申之曰。是周之命也。爾諸臣得不繹思其所自乎。

賚一章六句

鍾氏惺曰。敷時繹思。又曰於繹思。說得泣下。封建之典。其忍以土地

人民視之哉。故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言思也。○南海黃氏佐曰。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誠公天下之大法也。周惟用之而享八百年有道之長。詩意蓋曰。此周之命也。非文王武王二人之命也。其所從來遠矣。自秦郡縣置而良法遂不可復。柳子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豈其然歟。○雖然。使後世不郡縣而行封建。恐藩鎮之疆逆。不獨唐為然也。

序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音狩。而祀四嶽河海也。

說般。此述巡守之詩。蓋大武之五成。

曹氏曰。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今名篇曰般。取盤旋之義。巡守而遍乎四嶽。所謂盤旋也。

於音鳥皇時周。陟其高山。墮音土山。喬嶽。允猶音吸翕。河。

敷天之下。裒音果時之對。時周之命。

鄭氏曰。皇。君。喬。高也。○毛氏曰。高山。四嶽也。孔氏

實有五。而稱四者。天子巡守。遠適四方。至於其方之岳。有此祭禮。於中岳無事。故不言焉。又曰。岳必山之高者。故知墮山。山之墮墮小者也。郭璞曰。山高山。四岳也。狹而長也。

翕。合也。朱氏曰。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裒。聚也。○孔氏曰。

於乎美哉。是周家也。既定天下。巡省四方。所至之

處。則登其高山之嶽而祭之。○鄭氏曰。望秩于山



言經傳  
川。小山及高嶽。皆次序祭之。○蘇氏曰。猶道也。翁  
河。大河。受衆水者也。陟其山嶽而道於大河。思其  
有功於民。是以敷天之下。無不總答其功者。此周  
之命也。王氏曰。哀時之對者。哀其神而對之以祭  
祀也。時周之命者。能懷柔百神。則受命長  
矣。○按序云。巡狩而祀四嶽河海。未言及朝會也。  
敷天之下。哀時之對。孔疏云。徧天下之山川。皆聚  
其神於是。配而祭之。則王氏之說近是。朱考亭以  
爲朝諸侯而答其意。於上文截爲二矣。且賚也。時  
邁也。殷勺。桓也。皆大武六成之樂歌。若謂朝諸侯  
於方岳。而頒新王之政。則與明昭有周。武序在位  
奚別乎。恐周公未必襲複若此。况經  
文絕無朝會之意。學者當細參之。  
黃氏曰。得天下必告於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下  
於堯。猶必望於山川。徧於羣神。受命之始。不得不  
然也。况武王革命之主乎。故此詩首末皆言周之  
受命也。○黃氏佐曰。祭告者。祭而告。即位也。允繇

翁河。重在岳上。不重翁河。只是取道於此。漸周四  
岳耳。末一句。再提而言之。使人惕然有警省之意。  
○韋子曰。聖人之制祭也。取法於天地。薦馨於鬼  
神。而節之以禮義。母容濫也。有天下者。祭百神。凡  
四方之山川。陵谷。能出雲興雨。猶祀之。况岳瀆乎。  
然巡省而祭告。則可。無德而封禪。則不可。故虞舜  
望山川。徧羣神。而不害其治。秦王漢帝。作郵時。祠  
陳寶。登泰山。禪梁父。郊五帝。祀泰一。祠汾陰。幸緱  
氏。而靡救乎亂。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神其吐  
之乎。般之詩。亦柴望大告之意。非馳情盤旋者也。  
哀時之對云者。聚百神而對越之。固假廟之義也。  
苟不能質對乎神明。又惡用祭告爲。故曰惟聖人  
爲能饗帝。惟孝  
子爲能饗親。

###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詩經備攷卷二十三終



詩經備攷卷二十四

竟陵鍾惺伯敬

攷訂

金川常調鼎玉鉉

魯頌

鄭氏譜曰魯者少昊摯之墟也

帝王世紀云少昊

位徙都曲阜縣

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於茲

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

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

十九世至僖公當周之惠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

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養士修泮宮崇禮教



十六年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

孔氏曰謀

東畧者謂東征伐而畧地也但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之事二十年新作南門

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

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

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以太平制典法之勳命

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孔氏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

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春秋每云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因祭三望也鄭以三望為河

海岱是魯之境內山川也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

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

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

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

王肅曰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

今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其作在文公之時四篇皆史克所作也周之不陳其詩

者為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

焉○歐陽氏曰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

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

之例爾何頌乎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

克作之亦未離乎強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

焉訪于眾人眾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

于天下天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僖公之政國人

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



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僖公之德。孰與文  
 武。而曰有頌乎。然聖人所以列為頌者。其說有二。  
 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于天子。其  
 非強乎。特取于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  
 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  
 不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  
 不存之乎。故曰勸爾。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為頌  
 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朱氏曰。成王  
 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  
 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

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孫僖公  
 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閟宮一篇。為僖公之詩。無疑  
 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  
 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  
 天子之頌。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  
 遺意焉。疑若猶可與也。况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  
 之哉。然因其實以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  
 揜者。亦春秋之法也。著之於篇。所以見其僭也。春  
 秋書郊禘。大歸。在門。兩觀。猶  
是意也。蓋其文子  
 之。而實則不予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  
 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狩不陳其詩。而



其篇第不列於太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

歟。劉氏曰。魯之有天子禮樂。始周之末。王賜之。非

成王矣。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

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

翟之學。繇是觀之。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

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繇平王以下乎。○陳氏曰。諸

侯。作西時。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于郊

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之有也。魯之郊禘。惠

公請之也。齊桓公欲封禪。而晉亦郊。繇皆僭禮也。

僖公始作頌。以郊為夸焉。於是四卜不從。猶三望

是以特書之。以其不勝譏。譏其甚焉者爾。○華谷

嚴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周之王也。積累深久。繇風

而雅。雅而頌。及其衰也。至懿。風始變。至厲。雅始變。

至平。雅遂亾。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

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雅頌。天子之詩也。頌。非所

施于魯。况頌其郊乎。考其時。則非。揆其禮。則殊。汰

哉。克也。不如林放矣。聖筆不刪。其以著魯之僭。而

傷周之衰歟。是故雅變而亾。頌亾而變。雅之亾甚

於變。頌之變甚于亾也。駟實風耳。存其頌名。而謂

之變。頌可也。○程氏大昌曰。或曰。季札所觀之詩。

其名若次。皆與今同。而獨無商魯二頌。曰。此其所

以古而可信也。僖雖有頌。未必敢與周頌並藏。商

序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

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

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鄭氏曰。季孫行父。季

○孔氏曰。伯禽者。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

僖公以前。莫能遵用。至僖公乃遵奉行之。故能節

儉以足其用。寬恕以愛於民。務農重穀。牧其馬於

坰之野。其美政如此。故既薨之後。魯國之人。慕而

尊之。於是卿有季孫氏名。行父者。請於周。言魯為



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舒媛曰。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各生於不足也。

傳僖公。賦駟。傳此詩列于伐柯。破

申公說曰。駟。史克美僖公考牧之詩。

駟。音。壯馬。在坰。古營。之野。薄言駟者。有驕。音。有皇。

有驪。音。有黃。以車彭彭。叶鋪。思無疆。思馬斯臧。

毛氏曰。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邑外曰

日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鄭氏曰。必牧於坰郊。者。避民居。與良田也。○李氏曰。坰之野。其水草甚

美。既不害於農。又牧之。坰野。則駟駟然。驪馬。白跨

日驕。孔氏曰。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也。並。驕。也。間。白。黃。白。日。皇。舍。人。曰。黃。白。純。黑。日。驪。月。令。五。云。駕。鐵。驪。

象時之色。檀弓云。夏。黃。驛。日。黃。孔氏曰。驛者。赤色。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黃驛。日黃。謂黃而雜赤者也。

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

孔氏曰。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四種。按。按。人。六馬之屬。種。戎。齊。道。田。駑。無良馬之名。鄭說。今傳。蓋謂齊馬為良馬。道馬為戎馬也。何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謂朝祀所乘為良馬。征伐所乘為戎馬。

天子具有五路。故當六馬。諸侯車雖異。馬皆四種。魯以同姓。勳親。有金路。以下則當金路。象路。其駕。良馬。戎路。駕戎馬。田路。駕

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彭彭。有力有容也。朱氏曰。盛。貌。王氏曰。鄭氏曰。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日。張也。

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臧善也。○朱氏曰。思無

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孔氏曰。僖公所思衆多。是賤物。舉微以見其著。大其思之所及者。廣博也。○上思字。泛言。君國子民皆是。思馬思字。方指馬

薄言謂。駢舉其。肥張者。已有如。此多種。見公之。思慮周。密也。

詩經傳疏 卷二十一 四

五



亦非空思。有馬政焉。芻牧得其道。蕃育之有方。而馬斯臧。若此耳。要看看斯字思之所及。物即應之也。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騅。音能有駟。音不有駟。

有騏。音其以車伾伾。音不思無期。思馬斯才。

毛氏曰。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駟。白雜毛曰駟。郭璞曰。蒼

璞曰。即今騅馬也。黃白雜毛。郭璞曰。今之桃花馬也。此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也。

赤黃曰駟。孔氏曰。周人尚赤。而牲用駟。剛言蒼騏。

曰騏。孔氏曰。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騏弁。注云。青黑曰騏。伾伾有力也。

才多材也。朱氏曰。才。材力也。王氏曰。無期。思之久也。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音駟有駟。音駟有駟。音駟有駟。音駟

有雜。以車繹繹。音亦思無斃。思馬斯作。

毛氏曰。青驪驎曰驪。孫炎曰。色有淺深。似魚鱗也。

白馬黑鬣曰駟。郭璞曰。色有深淺。班駟隱駟。

赤身黑鬣曰駟。孔氏曰。駟是赤色。若身黑鬣。

黑身白鬣曰雜。按雜與洛同。疑馬。毛碧色似水也。釋繹善走也。

朱氏曰。釋繹。不絕貌。○黃氏曰。謂任重致遠。罔有止息也。○鄭氏曰。斃。厭也。○

蘇氏曰。作奮起也。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音因有駟。音因有駟。音因有駟。音因

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切思無邪。思馬斯徂。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駟。郭璞曰。陰淺。彤白雜毛曰駟。

駟。郭璞曰。彤。赤也。豪。骨。戶晏切。曰驪。孔氏曰。說文云。駟。駟也。郭璞曰。



許脚脰。然則許者膝下之名。蓋謂豪毛在許而白長。名為驪也。二目白曰魚。舍人目白曰睵。兩目白為魚。郭璞曰。似魚目也。祛祛彊健也。○鄭氏曰。徂猶

行也。○藍田呂氏曰。僖公修牧馬之政。以誠心行

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馬之所以

臧才作徂者。其効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騶牝三千

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効皆若此。然

非獨牧馬而已。黃氏佐曰。朱註。牧馬之盛。繇其立

無期。固見其遠。無斁。無邪。亦有無欲速。無見小利

之意。蓋思出于正。則推之天下而皆準。通之萬世

而可行。此亦見得遠處。○張氏曰。天下萬事萬化

起于君心。思端于君心。則馬政畢舉。以致盛如此。

駟四章章八句

傳僖公□□□克頌之賦有駟

說曰。有駟。燕飲而頌禱之辭。

序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歐陽氏曰。謂僖公君臣知治國之道。致其國治民安。然後君臣燕樂。

有威儀爾。○按經文。惟在公明明。君子有穀。二語似知治國之道。餘皆燕飲頌禱之詞。曾說為是。

有駟音必有駟。駟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

鷺鷥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毛氏曰。駟。馬肥強貌。孔氏曰。此駟然肥強者。彼所乘黃馬也。將欲乘之。先養以

芻秣。故得肥強。乘之則可以升高致遠。得為人用矣。○鄭氏曰。夙。早也。言時

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歐陽氏曰

在公明明者。謂修明其職也。朱氏曰。明。明辨治也。○毛氏曰。



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

朱氏曰。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

咽咽鼓節也。

孔氏曰。以樂助勸。故以鼓節之。○朱氏曰。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

蘇氏曰。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

東萊呂氏曰。有

坦叔從  
七鄭舊  
說亦自  
有理

駟有駟。與僖公有臣之壯盛也。所謂君致其養。臣盡其忠者。蓋莫不在其中矣。○嚴氏曰。言有駟有駟。非一馬也。馬肥強則致遠。喻臣壯盛則盛任也。其臣自早逮夜。在於公家。其在公家相與修明其職。言忠勤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羣臣之來燕者。皆修潔而有威儀。如振振然羣飛之白鷺。翔集而來下也。燕樂之時。鼓聲咽咽。然深長。其醉者或起舞以盡其歡。於是君臣之間皆喜樂也。○曹氏曰。辨治人多在燕上講。恐太拘。古之賢君賢臣。未嘗一日而忘治。雖燕飲之間亦必辨之。方不荒于燕。如太宗。丹青之燕。相與辨論者。非治道乎。○孔疏云。君臣間暇。共明德義。夫豈嗜酒以為樂哉。○韋子曰。在公明明。若只威儀卒度已也。恐史克不若是淺陋。故取鄭箋。歐陽公曹桂山之說。惟能修

明其職。所以可樂而頌以美之也。醉言舞。指臣言。或謂君前不當舞。魯侯與天子不同。兩君燕會。其臣起舞。秦漢猶然。後何疑哉。

有駟有駟。駟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毛氏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而君有

餘惠。

孔氏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閒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於

臣。饗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即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朱氏曰。鷺于飛舞

者。振作鷺羽如飛也。○曹氏曰。上章醉言舞。以樂

成之也。此章醉言歸。以禮節之也。

黃氏曰。在公明明。嚴矣。然一於

嚴情。或不通。故醉而起舞。是成之以樂也。在公飲酒。和矣。然一於和。則流蕩忘返。故醉言歸。是節之



詩經傳  
以樂也。○此非正旨。然業舉不可不知。甘酒嗜音五子所以歌太康也。德將無醉。武王所以誥康叔也。魯人一則曰明明。一則曰言歸。可謂酒以成禮。不繼以淫者矣。

有駟有駟。駟彼乘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

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毛氏曰：青驪曰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今之鐵驄也。歲其有。豐

年也。○鄭氏曰：穀善詒遺也。蘇氏曰：穀祿也。臣願其君富且有後也。

孔氏曰：從今以為始。歲其當有豐年。言君德可以

感之也。君子有善道，可以遺其子孫，言其德澤堪

及於後也。○朱氏曰：頌禱之辭也。曹氏曰：君臣如此。治道得矣。復

何為哉。若自此年穀常登。子孫相承力於為善。則無疆之休也。○黃氏佐曰：穀字切。魯侯身上說。豐

年而繼於後。則有以需國用而贍民生。善道而傳於後。則有以固人心而承天命。此固侯之願也。燕飲而及此。一時相樂不亦休耶。○夙夜在公。以魯侯為主。方見臣子美之意。在公飲酒。國家閒暇。君臣可以交懽也。歲歲有年。民安國富。而有善以貽子孫。世世蒙庥。此樂益長久矣。有穀有字重。韋子曰：國家治平。在公多暇。而後君致養以燕臣。臣因燕以獻。釐飲酒乃可樂耳。此詩無可取。惟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二語。頌不忘規。可謂善頌善禱矣。

### 有駟三章章九句

序：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傳：僖公獻捷于太廟。史克口口賦泮水。

申公說曰：泮宮。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太史克頌

禱之辭。朱考亭亦云：此燕飲落成之詩。安成劉氏曰：亦若斯干之詩也。



魯侯建  
學宮於  
泮水之  
後因  
名諸  
之學

言終備列  
卷二十四  
思樂泮音判水薄采其芹音勤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

旂音旂旂音旂鸞聲噦噦音會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音邁

毛氏曰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鄭

曰辟離者築土離水之外圓如璧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朱氏曰說文謂泮者諸侯鄉射之宮也西南為水東北為牆與鄭說不同○新都楊氏曰按通典言魯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於土因水以名宮耳

○王氏曰思發語辭

○鄭氏曰芹水菜也思樂僖公修泮宮之水而往

觀之采其芹也孔氏曰魯人之樂泮宮意在觀化非主采菜但水能生菜故采取之

○毛氏曰戾來止至也朱氏曰戾至也○孔氏曰我觀其

車之所建之旂則旂旂然有法度朱氏曰旂旂飛揚也其鸞

則噦噦然有聲朱氏曰噦噦和也言其車服得宜行趨中

節也○鄭氏曰邁行也○李氏曰國人無長幼皆

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鄭氏曰言此者僖公賢君

人樂見之○孔氏曰此是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為魯侯者以其君之美可為四方所則因其請王而作遂為外人之辭以示僖公之德非獨魯人所頌也○于邁者往觀請學行禮環橋門而觀聽意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音早魯侯戾止其馬躊躇居表切其

馬躊躇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孔氏曰藻水草也○毛氏曰其馬躊躇言強盛也

○鄭氏曰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僖公之至泮宮

和顏色而笑語非有所怒是有所教化也王氏曰載色載

詩經精義

卷二十四

十



笑。洪範所謂康而色者也。夫然後能教也。○蘇氏曰。未嘗有所怒也。教之而已。○黃氏佐曰。載色載笑。見魯侯不以尊賢而簡傲於卑賤。宛然家人父子之相親。伊教。即在匪怒時看。○張氏曰。其音。雖崇儒重道之音。只在蒞泮上發揮。蓋駕臨辟雍。實為曠儀。故聲音如此昭彰也。書言敬敷五教在寬。惟寬故教易入。

而成就者多也。  
黃氏曰。魯人非樂乎泮水也。樂僖公之賢。而人才賴以長育成就也。芹藻微物也。而樂之有餘。所樂者在僖公。而寓於芹藻也。樂則惡可已。觀其旂。則樂其棨。聞其鸞。則樂其嘒。見其馬。則樂其躡。躡。人之樂之如此。僖公何以得此于魯人哉。載色載笑。即之也。温。匪怒伊教。循循善誘。僖公之育才可見矣。○魯自桓莊以來。學較廢弛已久。僖公果能如是乎。頌多夸而不可信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毛氏曰。芣。鳧葵也。鄭小同曰。江南人名之。蓴菜。生陂澤中。鄭氏曰。在

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也。已飲

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最壽考也。鍾氏

難老者。祝君以其所難也。兼君德清明。政治修整。於難義始備。○毛氏曰。屈。收。朱

曰。屈。醜。衆也。○孔氏曰。天與之以難老之福。故能

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此衆民。○蘇氏曰。僖公與

其羣臣飲酒於泮宮。飲酒。或是落成之燕。鄭箋以爲行鄉飲酒之禮。則拘矣。

咸願神錫之以難老。使之順從長道。以屈羣衆也。

孔子告哀公曰。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順長道。羣醜有不服乎。觀此則長道不必拘定。禮教信義。凡君身所爲。合乎君國子民之道。皆是。長者。經久不易之謂。順者。順道而行。不違背也。既順乎道。政



令自善。人自服之。詩人頌禱其君。欲其服淮夷而先言服本國者。蓋必內修然後可外攘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昭假烈祖。靡不有孝。自求伊祜。

音格

孔氏曰。穆穆然美者是魯侯。能敬明其德。又敬慎

其威儀。內外皆善。維下民之所法則也。○鄭氏曰。

則法也。○朱氏曰。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

公也。靡不有孝。信僖公之孝無所不至也。○輔氏

曰。此章專頌魯侯之德。以為能盡孝道。以自求多

福。威儀者德之符。文武者君德之備也。

豐城朱氏曰。內明其

德。外慎其儀。則可以為民法矣。而表裏功夫一於敬也。祖以烈稱。文武之德可知其備矣。魯侯信有

陸氏曰  
敬明者  
敬以明  
之也

文武之德。以昭假之。則能盡夫繼述之敬。而福自

我致矣。蓋祝願之詞也。○黃氏佐曰。敬明敬慎二

敬字重。敬德欲存。養省察無間也。敬儀欲動。容周

旋中禮也。維民之則。法其德與儀也。文武兼資。所

以昭假乎烈祖。所謂無有不孝也。○陸氏曰。允文

不徒為粉飾之具。允武不徒為耀兵之觀。皆言德

○韋子曰。君之所以為則於天下。昭格乎烈祖。其

惟德乎。德原清明。而暴棄則昏。故功夫在敬。敬者

內外交修。即明明德之謂也。繇是措之政事。則長

道發諸笑語。則善教皆德也。故下章云。克明其德。懷遠以德也。又云。克廣德心。主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

古獲切

虎臣。在泮獻馘。

居表切

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鄭氏曰。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孔

氏曰。謀伐淮夷。而淮夷所以順服。是其德之明也。



○鄭氏曰。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孔氏曰。謂

之而取其耳也。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孔氏曰。言托馘則

有威武。執囚則善問獄。美其所伐有功。而所任得

人也。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注云。釋菜奠幣禮先

師。是將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故既伐淮夷而後在泮宮也。○朱氏曰。

或謂僖公未嘗有淮夷之功。而疑此詩之妄。蓋未

嘗深考此詩。乃頌禱之辭。冀其有是功耳。司馬氏

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李氏曰。古者建學。養材在此。飲酒在此。受

成在此。獻功在此。則學校之制不為徒設。有補於風化多矣。○顧氏曰。詩人因淮夷世為魯患。故願

其服淮夷。因魯侯在泮。故又根修泮而願其有是功。而克明其德。乃平日服遠之本。即修文德以來。

之之德。○氏曰。攸服。須本崇文中寓耀武來。矯矯四句。重在獻功。不重得人。

濟濟上聲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音剔彼東南。烝烝

皇皇。不音揚。不告于訥。音凶在泮獻功。

孔氏曰。濟濟然之多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

洪。並無褊躁。○毛氏曰。桓桓威武貌。○鄭氏曰。征

伐也。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孔氏曰。桓桓

容。其往也。遠服彼東南淮夷之國。瞻卬以狄為遠。則此狄亦遠也。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往遠服東南。

謂淮夷來服也。烝烝猶進進也。釋訓云。烝烝。作皇皇猶往

往也。毛氏曰。皇皇。美也。朱氏曰。烝烝。盛也。吳譁也。○王氏曰。不揚

戰也。朱氏曰。不揚。肅也。不告于訥。和也。○鄭氏曰。訥。訟



也。○孔氏曰。於軍旅之間。更無忿競。其回還也。不

有告子官司爭訟之事者。惟在泮宮之內。獻其戰

功而已。李氏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為血氣所使。一

惟其心廣。故有征伐有逃遠。淮夷之功。○顧氏曰。但

多士。兼將帥士卒言。忠君愛國之心。人所固有。但

不能推廣之。或為利害所奪。或為身家所穿。而不

能達耳。桓桓四句。勇以立功。不告二句。和以獻功。

皆克廣德心之所致也。○黃氏佐曰。能廣其德心。

則視國猶家。視人猶已。何功之不成。而又何功之

可爭。得此等人。以服淮夷。亦重在願君能得此人

也。不可只說臣之有德。○功名之際。最易忿爭。不

告于訥。則能

居以德矣。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

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鄭氏曰。角弓觶然。言持弦急也。蘇氏曰。觶

曰。五十束矢。毛

氏曰。其兵車

甚博大。朱氏曰。博鄭氏曰。徒行者。御車者。皆敬其

事。無厭倦也。朱氏曰。無斃孔氏曰。既克淮夷。而淮

夷甚化於善。不復為逆亂。○鄭氏曰。式。用猶謀也。

用堅固女軍謀。故淮夷盡可獲服也。○蘇氏曰。僖

公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

君子於是告之。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可以盡得

也。輔氏曰。此章願其器械修整。卒乘競勸。既勝淮

夷。甚善而無有違命者。未又致戒。以為苟能審

固其謀。猷則淮夷豈終不可獲哉。○顧氏曰。固爾

猶。有堅不可破。定不可搖。密不可窺。意卒獲。則不



特一時而已。凡弓捷否。曲而知之。故以解言。矢勁者聲必疾。所以貴其搜也。○卒獲。指後日言。方見領禱之意。蓋淮夷世為魯患。此時未必勝之也。

翻彼飛鵀于嬌切。集于泮林。食我桑黹音甚。懷我好音。憬

彼淮夷。來獻其琛勅金切。元龜象齒。大賂音路南金。

毛氏曰。翻。飛貌。鵀。惡聲之鳥也。黹。桑實也。○鄭氏

曰。言鵀恒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林。食其桑黹。故

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李氏曰。喻

淮夷慕泮泮官之化也。○朱氏曰。憬。覺悟也。○毛氏曰。琛。寶也。

舍人口。美寶曰琛。元龜尺二寸。食化志云。龜不得為寶。賂。遺也。南

謂荆揚也。○鄭氏曰。大。猶廣也。荆揚之州。貢金三

品。曹氏曰。傳云。桑黹。其甜。鵀。鴉。鴉。華響。是知鵀食桑黹。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甚。鴉來食之。歸我好音。則淮夷被泮宮之化。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

○嚴氏曰。懷我好音。喻淮夷慕泮宮之化。改惡從善也。淮夷世為魯患。未必慕泮宮之化。詩人張言泮宮之美。以為淮夷亦將來慕也。○孔氏曰。禹貢

徐州淮夷。蠙珠泊魚。則淮夷貨惟珠魚而已。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屬荆揚。而有龜象。南金獻于魯

者。張氏謂搜奇異以致其誠。不必其土之所有而後獻也。

新都楊氏曰。辟雍為天子學名。泮宮為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筆也。

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使辟雍為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矣。既曰

辟雍。而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胥雍。則皆為官名無疑也。既曰泮宮。又曰泮水。曰泮林。則泮宮

者。泮水傍之宮。泮林者。泮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以名宮。即使魯之學在水泮而名泮

宮。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名泮宮耶。詩言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



言系何功  
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旨。主於服淮夷。故獻猷獻  
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烏知泮宮之為學校也。○  
升莽之論雖善。然作王制者去古未遠。必有所據。  
否則後世何以咸遵之耶。魯在當時最弱。詩人知  
其武威不足。故以  
文德服遠頌之爾。

### 泮水八章章八句

序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傳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口口賦闕宮。

申公說曰。闕宮。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  
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  
頌之。非孔子所錄也。

闕音秘宮有恤音洫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上

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

稷重平聲穆六音植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

黍。有稻有秬音巨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孔氏曰。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太王。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繇。與僖公之事為引首爾。

毛氏曰。闕。閉也。朱氏曰。深閉也。○呂氏曰。闕宮。魯廟。非姜

嫄廟也。朱氏曰。闕宮者。魯之羣廟也。毛氏曰。恤。清淨也。實實。廣

大也。蘇氏曰。實。華固也。枚枚。礱密也。孔氏曰。晉語及書說天子廟飾。皆云斲其

材而礱之。加密石焉。是礱密之事。○鄭氏曰。彌。終也。赫赫乎顯著

姜嫄也。其德真正不回邪。天用是馮音憑依而降精



氣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圻勅宅切不副音關終人道十

月而生子不遲晚用是生子后稷天神多與之福

孔氏曰多與之福者王肅云謂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天授之智慧為與之福也○毛氏

曰先種曰植後種曰稗孔氏曰重稷植稗生熟早晚之共稱耳非穀名天官

內宰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稷○釋文曰菽大豆也○朱

氏曰奄有下國封於郃也○鄭氏曰秬黑黍也堯

時洪水為災民不粒食天神予后稷以五穀禹平

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故云繼禹之事也○毛氏曰

緒業也疏義曰種植百穀以功胙土是天降百福為后稷之福也蓋福一人所以福天下後

世也下國指郃言下土則以天下言稷只封於能而教民稼穡則偏乎天下也又曰教民稼穡則無

韓詩曰種長稼也稗幼稼也

孔氏曰歸功於天非天實與之也

此疆爾界而厥功繼禹矣不然水土雖平何以為民用哉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音泰居岐之陽實始翦音踐商至于

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音戒于牧之野無貳無虞

上帝臨女音汝敦商之旅克咸厥功舊至此為一章王曰叔父

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鄭氏曰翦斷也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

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實始斷商說文云實始戩商注

云福曾氏曰大王去幽居岐蓋諸侯之能與邦者

本不必云肇基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寢盛

之繇故曰大王肇基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殆因

翦字從犮羽生也去聲翦進也從刀方是斷之義故當依說文



肇王迹之語而言之過耳。○鄭氏曰。屈。極也。○孔氏

王氏曰。屈。至也。天命不妄。所廢興皆其至也。○朱氏曰。屈。極也。猶言窮極也。○孔氏

曰。至於文王武王。則能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

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民皆

樂戰。反勸武王云。無貳無虞。上天臨視汝矣。言民

從天助。往必克勝。欲使之決戰也。○鄭氏曰。敦。治

旅。衆咸同也。○朱氏曰。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

周公亦與焉。○鄭氏曰。叔父。謂周公也。成王告周

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毛氏曰。元。首。字。居也。使為君於魯。謂

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為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

以為我周家之輔

饒氏曰。實始翦商。非謂太王有

之時。而太王實基王迹。乃翦商之所從始爾。○輔

氏曰。無貳無虞。一有貳心他慮。便與天為二。不

以致天之屈矣。所謂能治商之衆。皆君臣上下一

德一心之功。為周室輔。則封魯公不特為魯計。乃

所以為周家計矣。○黃氏佐曰。致天。猶云奉天之

命。以行事也。屈為窮極。當云致商之。天命窮極。敦

商之旅。乃周家代紂之臣衆也。為周

室輔。重在與國同休上。方見報功意。

胡氏庭芳曰。愚讀詩至太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

後之論者。不能不以辭害意也。太王蓋當祖甲之

時。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



戩作翦。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耳。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

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音懈享祀不

忒。他得切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音犧。虛宜切是饗

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音汝。舊連下章

鄭氏曰。東。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

乃策命伯禽。使為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

附庸。孔氏曰。箋以專統土田。是諸侯之常。山川附庸。則是加賜。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又說

夏殷之禮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言附諸侯。不得專臣也。明

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是於五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

之也。○毛氏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鄭

氏曰。交龍為旂。四馬故六轡。○朱氏曰。耳耳。柔從

也。孔氏曰。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鄭氏曰。春

秋猶言四時也。○李氏曰。享祀無有差忒。皇皇大

之至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是

以命魯公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

周公其衰矣。天子之禮也。○毛氏曰。騂。赤犧。純也。○孔

氏曰。獻之以赤與純色之牲。天與后稷於是歆饗

之。○鄭氏曰。亦饗之。宜之。多予之福。此皇祖謂伯

禽也。○孔氏曰。非徒天與后稷降之多福。周公與



君祖伯禽亦其福汝矣。○朱氏曰：此章以後皆言

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  
顧氏曰：錫山川使主其祭。錫土田使有其賦。錫附庸使廣其封邑。此言魯之有國而郊廟之祭亦錫於此矣。○時講龍旂四句是廟祭。皇皇三句是郊祭。是饗二句郊祭獲福。周公二句廟祭獲福。固然又有以龍旂二句為郊祀者。孔疏辨其非矣。○張氏祥曰：龍旂四句總郊廟而言。龍旂六轡凡郊廟之祀皆用此儀。春秋兼郊廟而言。元和亦云。孟春郊祀四時廟祀何有懈怠郊則享帝廟則享神何有過差同張之說也。○疏義曰：天子以冬至祭天魯諸侯也。不敢純用天子之禮故用夏之正月。○劉氏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矣。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繇平王以下乎。○陳氏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然則春秋何以始見於僖公同者莊公之觀齊社也。

曹劇諫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可見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禘猶未率為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為夸焉。○南海黃氏曰：說者以為魯之禮樂不在成王衰周公之時而在平王賜惠公之日。吁亦未為得也。當是時如齊如晉皆大國也。縱平王欲曲意以私惠公齊晉諸公烏得無賜。彼肯帖然于心乎。意曰：衆言殺亂必折諸聖。按春秋閔公一年始書夏五月禘于莊公僖公三十有一年始書夏四月卜郊則僭禘自閔始。僭郊自僖始。若以為成王賜伯禽受則非也。○韋子曰：周公之勳非南蔡曹滕比。其用天子禮樂或成王思公之明德去功而特賜之也。黃太史據春秋以為僭禘自閔公始。僭郊自僖公始。蓋必天子賜于先世二公乃得僭而用之。未有無因而翺舉者。若謂惠公請之出於呂覽未可盡信也。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七羊切毛

魚音庖載音恣羹音庚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



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鄭氏曰。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福衡其牛。

角。毛氏曰。福衡。設牛角以福之也。○孔氏曰。謂設橫木於角。以福迫此牛。故云設牛角以福之也。

為其觸觚人也。朱氏曰。言風戒也。毛氏曰。白牡。周公牲也。

駢剛。魯公牲也。孔氏曰。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剛。羣公不毛。何休注云。白牡。駢牲也。周公死。有王禮。嫌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文云。牝特也。白牡。謂白特。駢牝也。犧尊。有沙飾也。孔氏曰。沙讀為娒。阮謀謂赤特也。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王肅曰。將將。盛美也。○孔氏

不毛不純色也

曰。毛魚者。地官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注云。爛去其毛而魚之也。蔽。謂切肉。曲禮注云。蔽切肉是也。

○毛氏曰。羹。大羹。鉶羹也。孔氏曰。特牲注云。大羹也。鉶羹。謂盛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大房。半體之俎也。孔氏曰。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巵。殷以楛。周以房俎。注云。椀斷木為四足而已。巵。謂中足為橫距之象。楛。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知是半體者。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全烝。謂全載牲體。則房烝是半體可知。

○鄭氏曰。萬舞。干舞也。○毛氏曰。洋洋。衆多也。

鄭氏曰。俾。使臧善保安常守也。虧崩。皆毀壞也。

毛氏曰。震動也。騰。乘也。朱氏曰。震騰。驚動也。○鄭氏曰。三壽。

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王氏曰。壽考之也。三卿。為公朋也。○孔氏曰。

孔氏曰。月令稱。累牛騰。馬是相。



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使之

如岡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黃氏佐曰風戒是預敬其事之意萬

舞兼文武二舞言包聲在內載嘗六句對萬舞一

句以禮備樂和說要見用天子禮樂意孝孫有慶

俾爾熾以下皆孝孫之慶也熾與大字畧同昌有

方與未艾氣象滅乃壽之休美處不虧不崩是無

侵奪之禍不震不騰是無驚動之憂○張氏曰三

壽便有老成諳練意作朋者志同道合以相導前

後翼左右也岡陵或謂得人輔導則熾而昌

壽而熾者自是保之於無窮謂福也亦不妨

公車千乘去聲朱英綠滕音騰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

冑音宙朱綬音侵又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

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尺戶切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

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

無有害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明堂位云封周公

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

魯方七百里為車多矣而云千乘坊記云制國不

過千乘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朱英矛飾也滕繩也孔氏曰朱

而朱染之以為矛之飾也滕謂約之以繩非訓滕

為繩言二矛載於車上皆朱為英飾重弓共在

中以綠重弓重於鬯中也鄭氏曰二矛重弓備

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

也○毛氏曰貝冑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孔氏

考工記 苴矛夷 矛有二 等此當 是苴矛 而有一 也







徐方既。率從。相率從於中國也。○孔氏曰。凡此東方之國。莫不相率而從中國。是僖公之功也。

保有鳧。符繹。又作嶧。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音陌。

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毛氏曰。鳧山也。繹山也。郡縣志。鳧山在鄒縣東南。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

山之陽。左傳。邾文公卜遷宅居也。朱氏曰。謂於嶧。注云。鄒縣北有嶧山。鄭氏

曰。諾。應辭也。孔氏曰。若有命。則○毛氏曰。若。順也。

歐陽氏曰。或問魯詩之頌。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荆舒。荒徐宅。至于海邦。蠻貊莫不從命。何其盛也。泮水曰。淮夷攸服。又曰。既克淮夷。孔叔不逆。闕宮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又曰。淮夷來同。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如詩所陳。五霸不及也。魯在春秋時常為弱國。其與諸侯會盟征伐。見于春

秋史記者可數也。皆無詩文所頌之事。而淮夷戎狄荆舒徐人之事。有見於春秋者。又皆與頌不合。按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敗莒滅項者各一。此魯自用兵也。其伐楚。侵陳。伐鄭。是時齊桓公方稱霸王。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耳。亦與焉。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項皆小國。雖能滅項。反見執于齊。其所伐大國。皆齊晉主兵。其有所救者。又力不勝。而輒敗。繇是言之。魯非強國可知也。其所侵伐小國。春秋必書焉。有所謂克服淮夷之事乎。其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鄭氏謂僖公與齊桓舉義兵。按僖公即位之元年。齊桓二十七年也。齊桓十七年伐山戎。在僖公未即位之前。鄭氏之說。既謬。而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說。豈僖公事也。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也。是時楚方強盛。非魯所能制。四年從齊桓伐楚。乃次于陘。盟于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為功哉。六年又從齊桓救許。而力不能勝。十五年又從齊桓救徐。而力又不能勝。舒在僖公之世。未嘗與魯通。繇是言之。所謂荆舒是懲者。皆不合矣。徐人之有楚伐



也。不求助於魯而求助於齊以報之。以此見徐非魯之與國也。則所謂遂荒徐宅者亦不見於春秋矣。詩孔子所刪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修詩之言不妄。則春秋疎謬矣。春秋可信。則詩妄作也。韋子曰。觀費誓。則淮夷徐戎為魯患也。不自今矣。魯之臣子。恨不佐其君以張撻伐。故於僖公之作廟郊禘。而作詩以頌之。惓惓於淮徐之服從。其詞雖夸而志則忠矣。歐陽公疑與春秋不合。或未見甲氏說乎。大抵頌禱之辭多溢美。不可煞認也。

天錫公純嘏。

古雅切

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

祉。黃髮兒齒。

鄭氏曰。純。大也。受福曰嘏。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

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

孔氏曰。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為將朝而宿焉。

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註云。其地近鄭故。鄭人易之。劉氏曰。許田。魯本受封之地。地名與國同者。魯多有之。莊公築臺於許。秦築臺于薛。豈真近秦近薛哉。○朱氏曰。常許。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燕。燕飲

也。令。善也。○朱氏曰。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

壽考之母。成風也。是有常有也。兒齒。亦壽徵。

釋文云。齒。

落更生。細者也。

○蘇氏曰。願公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

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

黃氏佐曰。上章是保已。有而復其故。有則魯壽

保魯。正是願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也。光復舊物。則孫身而家而朝廷而邦國皆可慶也。可謂多受

祉矣。然徒福而無壽以享之。豈純嘏哉。或問此詩頌禱僖公。拳拳於壽考。不一而足。何也。曰。可以見

詩人之情也。隱及於鍾巫桓。乘於彭生。般賊於圍。桀。閔戕於卜。殺逆踵繼。國人飲恨。尚未舒也。故



此詩拳拳以壽考為言。無非欲以為戒耳。○會于卞。以釋齊人之討。聲姜之賢也。禘于廟。以享夫人之尊。成風之壽也。宜有相得一體之意。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音短是度音托。是尋是尺。松栢

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音亦。奚斯所作。孔曼且碩。

萬民是若。

毛氏曰。徂徠山也。新甫山也。後漢志。博城縣有徂來山。一名尤來。鄒山

記云。徂來山在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後魏志。汶陽縣有新甫山。八尺曰尋。

栢。榱也。鳥大貌。路寢正寢也。○鄭氏曰。孔甚碩大

也。奕奕美也。孔氏曰。奕奕然廣大。修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

僖公承衰亂之政。修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

新姜嫄之廟。孔氏曰。僖公承衰亂之後。寢廟廢壞。繇其修治廢壞。故可美也。又見姜嫄

之廟既新之。則餘廟毀壞亦修之矣。奚斯作者。孔氏曰。公子奚斯。名魚。教護屬

功。課章程也。曼修也。廣也。孔氏曰。言廟甚長廣而且大。朱氏曰。

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蘇氏曰。詩人願僖公上為神之所福。內為國人

之所安。外為鄰國之所懷。而修舊起廢。治其寢廟。以順萬民之所望也。○黃氏佐曰。路寢在廟之後。

所以藏衣冠。新廟在寢之前。所以祀先祖。新廟。朱子初以為魯之羣廟是矣。萬民是若。蓋周公皇祖

有功德於民。廟之弗稱。固其所願。改作。今僖公修之。孔曼且碩。則民有以順其心矣。

韋子曰。人主雖齊聖。豈聰亦必求賢以自輔。何以明其然。輔者。輔天子之善者也。拂者。拂天子之過

者也。苟非其人。鮮不敗德。昔者太戊相伊陟。佐以巫咸。乃能修德格天。武丁相甘盤。求傳說。朝

誨。爰是中興。成王聽政。周召呂伋。常立於前。慮無失而舉無過。魯僖中才也。初用季友。故能



言終傳子  
一矣。舉動錯謬。春秋多貶之。雖有史克之頌。足揚其美。而終不能掩其罪過也。為人君者可弗慎擇輔哉。紀書曰。勿乘駑馬。晏子曰。勿乘駑馬。無置不肖於側也。咄嗟股肱左右之地。可容駑馬乎哉。

閼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

十句舊說八章二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又八句二章又十句朱氏

謂第四章脫一句今收爲八章

魯頌四篇訓萬別字三百四十三句

詩經備攷卷二十四上終

詩經備攷卷之二十四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叔 韋 茂季實 訂正

商頌

鄭氏譜曰。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娥氏之女名簡狄

者。帝嚳次妃吞虬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

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援神契曰。堯知天命。賜契子氏。是堯賜之姓而

封之商也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

下。後世有中宗者。太戊也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

祇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泊小人。



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孔氏曰。高宗謂武丁

也。舊猶久也。爰於。泊與也。武丁為太子時。殷道衰。為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作起也。諳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居凶廬。柱楣。不言政事。

不敢荒寧。嘉靜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此三王

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

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闕伯之墟。左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闕

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漢地理志。宋今之睢陽是也。封紂兄微子。啓為宋

公。代武庚為商後。史記世家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奉其先祀。是以武庚為商後也。至周公攝政。武庚叛而誅之。乃命微子代武庚為商後。其封

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宋之封域。東至

泗濱。西至孟豬。自後政衰。散亾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

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孔子世家云。宋公弗父何。以國讓厲公。何之後世為宋卿。三傳至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焉。技商之名。頌十

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

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

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

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

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

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繇得商頌。曰。

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孔氏曰。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繇宋而後得存。故



鄭為譜。因商而又序宋也。○歐陽氏曰。古詩三百篇。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錄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為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為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知之矣。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者。豈矣云哉。○蘇氏曰。商詩駿發而嚴厲。商人之風俗。在此。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朱氏曰。太史公云。宋襄修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之。所以興作商頌。蓋本韓詩之說。諸儒多惑之者。今攷此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且其辭古奧。亦不類周世文。而國語閔馬父之言。亦與今序合。○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

傳宋公孫正

正字下當是考父餘

缺文是得頌于周意

那。烈祖。祀成湯也。○申公說曰。那。祀成湯之樂歌。

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

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鄭

曰。禮樂廢壞者。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

之曲折。繇是散亾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亾

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

而授厲公。釋文云。正考父。宋潛公之曾孫。孔子七

世祖。○孔氏穎達曰。成康創業垂統。制禮作樂。及

猗

於宜與。音那。乃河

與。置我靴。

音鼓。奏鼓簡簡。衍

切

我烈祖。湯孫奏假。

音綏。我思成靴鼓淵淵。嘒嘒

音惠。

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



鼓有數音亦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音亦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苦各切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毛氏曰倚歎辭那多也孔氏曰詩人美湯功業述而歎之曰倚與湯之功亦

甚多而能制作濩樂○王氏曰美商之樂歎而多之也鄭氏曰置讀曰植朱氏曰美商之樂歎而多之也

陳也師注云小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鞀與鼓也春官小

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孔氏曰鄭又解鞀亦稱植之意鞀雖不植以木貫而搖之

亦植孔氏曰禮記曰○毛氏曰鞀鼓樂之所成也鼓無當於五聲

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鞀則鼓之小者王制曰天子賜子伯男樂則以鞀將之注云

鞀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繇鞀也鄭氏曰奏鼓堂下之樂也其聲

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毛氏曰衍樂也

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歐陽氏曰湯孫斥主祀

之時王爾○朱氏曰奏假奏樂以感格于祖考也

○歐陽氏曰綏安也○鄭氏曰安我所思而成之

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

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

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

有也而生於思故謂之思成○王氏曰淵淵深也

以言其聞之遠○毛氏曰嘒嘒然和也朱氏曰清亮也

鄭氏曰磬玉磬也毛氏曰磬聲之清者也堂下諸縣與諸管

歐陽氏曰置當如置器之置



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

平也。張氏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聲一定。始終如一。無隆殺也。○王氏曰。依我磬

聲。言與堂上穆穆美也。○毛氏曰。大鐘曰庸。敦敦

然盛也。奕奕然閑也。朱氏曰。奕奕然有次序也。夷說也。○鄭氏

曰。嘉客謂二王後來助祭者。我客之來助祭者亦

不說懌乎。言說懌也。○國語閔馬父曰。先聖王之

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毛氏曰。有作有所作也。恪敬也。○朱氏曰。言恭敬

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蘇氏曰。商人尚聲。臭

味未成。滌蕩其聲。三闋然後出迎牲。故其祀成。湯

也。奏樂以樂其烈祖成湯。於是鞀鼓管籥作於堂

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九獻之

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於時王者

之後。皆來助祭。無不和悅者。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國語注曰。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乃受之於先古也。言恭敬之道不可忘

也。將奉也。言湯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

者。庶幾其顧之也。歐陽氏曰。詩人述商王祀其先

侯。皆繇商王之能將其事也。其云湯孫奏假者。能

奏此樂而升薦之。鄭訓假為升是也。其云於赫湯

孫者。謂於赫湯之孫也。言湯孫能修祀事則可。若

於赫盛美之辭。不應自稱盛美以誇其先祖也。卒

開謂開  
習舞中  
節也



之。中聲以發焉。○疏義曰。鼓為衆音之主。管則樂之小者。舉此二者。餘樂在其中矣。升歌下管。其音難諧。而八音之中。磬猶難諧。今作樂降神。而堂下之樂與堂上之磬聲相諧如此。赫然湯孫。爾之樂可謂美矣。○豐城朱氏曰。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始焉人因樂以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因人而成其和聲之美也。至於庸鼓之數。然而盛。萬舞之奕奕。然有次序也。則不特幽有以感乎神。而嘉賓在位。亦無不夷憚者矣。○顧字有冀望之意。孝孫之心。不敢必祖之格。故以祖孫一體之誼望之。

那一章二十二句

**傳**那。烈祖。祀成湯也。

申公說曰。烈祖。與上篇同。

**序**烈祖。祀中宗也。○鄭氏曰。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柔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歐陽氏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烈祖者中宗也。○朱氏云。此詩朱見為祀中宗。序不欲

連章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故耳。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音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

酏。音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饜音假無言。時

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音無疆。約軼音錯衡。八鸞

鶴音。以假音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

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毛氏曰。秩。常。申。重也。○鄭氏曰。祜。福也。嗟嗟乎我

功烈之祖。成湯。○蘇氏曰。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

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以及爾之所。歐陽氏曰。

爾者。時主祀之王也。○毛氏曰。酏。酒。賚。賜也。○孔氏曰。既載



清酒於樽。酌以裸獻。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鄭氏

曰。神靈來至。我之所思。則用成。王肅曰。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蘇氏曰。以畀我所思成之人。不如

上篇。緩我以所思而成。○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之人。謂神來格。賜我也。

腥熟得節。○朱氏曰。戒。夙戒也。平。平和也。歐陽氏曰。言調

和此羹之人。○毛氏曰。醴。總假大也。朱氏曰。醴。中戒。慎其事也。

同。歐陽氏曰。醴假無言。時靡有爭者。謂執事之

臣總至。無喧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

皆肅恭。朱氏曰。肅敬而齊一也。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考之

福也。○鄭氏曰。約。軹。轂節也。孔氏曰。軹者。長轂之名。約。謂以皮纏約之

朱漆也。鸞在轡。四馬則八鸞。假。升也。享獻也。諸侯來

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鶴。鶴

然和。○歐陽氏曰。以假以享者。謂諸侯既至而助

祭也。○蘇氏曰。溥將。溥且大。○朱氏曰。言我受命

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

蘇氏曰。人既助之。天又應之。庶幾祖考來格而享

其祭。報之以福。故曰其尚顧予丞嘗哉。此湯孫之

所奉也。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來助祭。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欲饗

也。○呂氏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之所。其後蓋未艾。所謂申錫無疆也。○豐城朱氏曰

成湯以盛德而受天命。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爾後人得以奉烈祖之祭者。即其福之所及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酒之清者。方載而在樽。未獻之時也。而烈祖之神。已與我所以所思而

此奏假  
進羹也  
想亦用  
樂若云  
總至何  
須說

諸侯來  
助祭益  
受命  
之廣大



成之人言應之疾也。至於美定則薦熟之時也。既戒既平誠意之寓於物也。無言無爭誠意之存乎人也。○曹氏曰。諸侯助祭者如此。是我之受命。大得天人之助也。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所謂命溥將太意云。諸侯之來助祭如此。矧我受命於天。而享有尊富。非溥將其何能此。○陸氏曰。烈字與上章作呼詞不同。要本其功德說。祐就有天下言。有秩自然無疆。奏假就進和羹說。非格之謂。約軼二句。見四海來格。光景降神曰假。獻神曰享。雖就諸侯言。還提天子作主。

輔氏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專言樂聲。烈祖則及夫酒饌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序以此篇為祀中宗。未有確據。按魯傳與朱子集傳合。故從之。

###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說玄鳥此亦禘祀之詩。傳缺四字

### 序玄鳥祀高宗也

鄭氏曰。祀當為禘。禘合也。高宗殷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孔氏曰。毛未必以此為禘。或與殷武同為時祀。但所述之事有廣狹耳。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氐氐。莫剛切古帝命武湯。

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

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音片龍旂十乘。

去聲大糝。音志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

海來假。音格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

何。音荷

毛氏曰。玄鳥。馯也。釋文云。玄鳥。燕也。一名馯。色玄。故又名為玄鳥。春分玄



羅氏曰  
玄鳥以  
春分來  
而秋分  
去其來  
主孕乳  
故古者  
以其至  
之日祀  
高禘楚  
俗燕始  
來入室  
以箸擲  
之令人  
有子

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之帝帝

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

至而生焉。孔氏曰。月令。仲春云。玄鳥至之日。以太

牢祀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玄鳥至之日。有祀郊禘之禮。簡狄。高辛之妃。而云

玄鳥至生商。則是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玄鳥

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

生契。將令王天下。故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

命。○楊氏慎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意者簡狄

以玄鳥至之月。請于有應。詩人因頌之曰。天命曰

降者。尊之。貴 芑芑。大貌。○鄭氏曰。古帝。天也。天帝

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長有邦域。○李氏曰。

正域彼四方。正其四方之疆域。宋氏曰。正。治也。蘇

氏曰。湯始受命。以正域四方之諸侯。四方之君罔

不受命。遂奄九州而有之。○毛氏曰。九有。九州也。

○鄭氏曰。覆有九州。為之王也。后君也。商之先君

受天命不懈殆者。在高宗之孫子。孔氏曰。商之先

是也。此詩頌高宗。而美高宗孫子者。言高宗與湯

之功。法度著明。故子孫得行之。亦是高宗之美。○

蘇氏曰。其後世受天命。無 高宗之孫子。有武功

有王德者。無所不勝。呂氏曰。武丁孫子。指作頌之

稱先代之盛。以勉時王也。所謂武王。皆指湯耳。○

曾氏曰。武王靡不勝。言湯無敵于天下也。鄭氏謂

朱氏曰  
武王湯  
號而其  
後世亦  
稱也



上篇云  
跋道衰  
四夷來  
侵至高  
宗然後  
始復以  
四海為  
境域也

者言  
之耳。○毛氏曰。畿疆也。○孔氏曰。邦畿之內。地方

千里。維是民之所安止。然後始有彼四海。嚴氏曰。京師諸

夏之根本。于畿之內。人心安止。則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也。○鄭氏曰。假至也。

○毛氏曰。景大員均。何任也。○蘇氏

曰。其至者。祁祁而多。其大而均。如眾水之赴河。釋文

河。王肅以孔氏曰。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克循其道。

則殷之受命。皆得其宜。故曰。祿於是宜。擔負之。○

鄭氏曰。百祿是何。謂擔負天之多福。嚴氏曰。總美

承受天之命。無有不宜。能負荷天之百祿。謂成湯

至高宗以後也。○豐城朱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

有。則諸侯之受命於商王者。非止一國也。商之先

后。受命不殆。則商王之受命於天者。亦非止一世

也。惟其歷世受命而不危殆。故至於武丁孫子。猶

得以賴其福焉。惟武丁孫子。襲湯號而有天下者。

其武無所不勝。故諸侯莫不乘其車馬。奉是黍稷。

來助祭於商焉。○黃氏佐曰。其武無所不勝。凡紀

綱政事之振舉。皆是肇域。要看居中而能制外。如此

曰。王畿雖有制。疆域則無限。居中而能制外。如此

福之在武丁孫子可見也。受命咸宜。重在子孫上

謂受命非但湯宜。而武丁孫子亦宜。與天保鑿無

不宜一例。此詩自武丁孫子以上二節。推言前王

開一代之命。以下三節。詳言後王承一代之命。此



言系作... 不亦甚乎。燕墮卯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雖然。史遷之意。以詩有天命。鳥降而生商。履帝武敏。歆而言。吁。此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鳥降為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起於信。遷矣。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

###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序長發大禘也。**鄭氏曰。大禘。郊祭天也。禮記。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

○孔氏曰。王肅以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後。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朱氏曰。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亦為禘祭之詩。○祭法。王制。皆起於周。恐殷人之禘。不同周也。傳與申公說。皆以長發為大禘之詩。不必云禘祭。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氾氾。禹敷下土方。外大**

**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

**毛氏曰。濬。深也。○鄭氏曰。長。久也。○朱氏曰。言商**

**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曹氏曰。契

雖未有天下。然其有天下之祥。已於堯舜之時。發見矣。**毛氏曰。幅。廣也。隕。均**

**也。○鄭氏曰。隕。當作圓。謂周也。**孔氏曰。幅。如布帛之幅。朱氏曰。猶言

邊幅也。嚴氏曰。自其直方。言禹敷下土。正四方。定

之曰。幅。自其周圍言之。曰員。**諸夏。廣大其境界之時。○毛**

**氏曰。有娥。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孔氏曰。有娥

大之時。天為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嚴氏曰。有深濬。明哲之德者。維我商家也。久發見其興王之祥矣。蓋自洪水氾氾。禹分布下土。而治之。其方外諸夏之大國。

善傳曰  
數分也  
分別土  
地以為  
九州也



皆畫其疆界各正其守使中國廣大均平而且長遠當此之時契母有娥氏之國方大而天為之立其子簡狄使之生商謂生契也契封於商而商因以興是生契所以生商也○黃氏佐曰祥以福之先見者言○下土方敷治水之功於水土之四方也水患既除則外大國與中國不隔絕故曰外大國是疆生商謂造商室也

玄王桓撥本末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

遂視既發相去聲土烈烈海外有截才結

毛氏曰玄王契也歐陽氏曰玄者深微之謂也撥治也○蘇氏

曰桓武也契之為人武而能治○朱氏曰達通也

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蘇氏

曰履蹈也毛氏曰履禮也鄭氏曰○王氏曰率履

撥韓詩作桓發釋文曰發明也亦通

不越者循行無所踰也○朱氏曰言契能循禮不

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毛氏曰相土

契孫也殷本紀云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烈烈威也○鄭氏曰截

整齊也○王肅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截者斬斷之義截然整齊謂守其所職不敢內侵外畔也

南海黃氏曰桓撥謂其有武勇能治之才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治之使其親遜而不姑息便是契任教化之責則四方大小之國皆其所受達乃教化流行無所窒礙之謂烈烈自其力業光明上看○顧氏曰遂字既字有速化意海外大小之邦畏威懷德截然歸心故曰有截此亦自其勢而言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昭假

音遲遲上帝是祇音支帝命式于九圍

烈烈言其功業光顯非威也



蘇氏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至於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焉毛氏曰至湯與天心齊而與之齊動合天意與天心齊也○毛氏曰不遲

言疾也躋升也○鮮于氏曰假言感假○鄭氏曰

祇敬○李氏曰式法也○毛氏曰九圍九州也孔氏曰謂九州為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為九處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朱氏曰湯之

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於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為

法於九州也嚴氏曰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向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成天命至此集天人適相符合也每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實即文王之純亦不已也○朱氏曰

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王氏曰以能祇上帝故帝命式于九圍也式與下土之式同○黃氏佐曰敬乃聖人之德故曰聖敬日躋用工夫上帝是祇不可作敬以事上帝自己能敬便是敬上帝如終日

乾乾對越上帝之意湯降一句湯之生應乎天也聖敬三句湯之德承乎天也帝命一句總承式字表正萬邦之意○陸氏曰敬乃成湯心學下敷文

奏勇皆從此出昭假有與天合一之意○顧氏曰式九圍重建極上○文選注云聖敬日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姑備參

受小球音求大球音求為下國綴音贅旒音流何音去天之休不競不綖音求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音囚

毛氏曰球玉旒章也王氏曰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贊之瑞也○鄭氏曰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孔氏曰鄭言湯受

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糝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是垂者名為旒也



休美也。○李氏曰。諸侯皆附屬於我。此所以負荷其天之福也。○毛氏曰。綌急也。攷韻書。綌原訓急。不審朱子何據。改

訓○孔氏曰。又述湯不爭競。不急躁。不太剛。不太

柔。舉事甚得其中。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美。朱氏曰。優

優。寬裕之意。毛氏曰。適聚也。孔氏曰。福祿聚。歸能荷之也。

優優。毛公訓和。左傳引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則訓和為是。

受小共。音恭大共為下國駿厖。莫邦切何天之龍。音寵敷奏

其勇。不震不動。不難。奴版切不竦。音聳百祿是總。

鄭氏曰。小共大共。猶所執摺小球大球也。王氏曰。小國大

國所共之貢也。○毛氏曰。駿大厖厚也。董氏曰。齊詩作駿。謂馬也。○胡氏曰。駿。驪是喻其有力量。能負重致遠之意。下國皆於我乎負載也。鄭氏曰。龍當作

寵。○朱氏曰。敷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毛

氏曰。難恐竦懼也。○李氏曰。又陳進其勇。不可震

不可動。不難恐。不竦懼。毅然以天下自任。無有恐

懼之心。百福所以總而歸之也。輔氏曰。駿厖。當從董氏說。與上章綴

旒。皆是譬喻。綴旒以喻為諸侯附著。駿厖以喻能乘載諸侯也。此維德厚者能之。上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先能自治。然後能進其武功也。○黃氏佐

曰。不震二句。謂大義明於中。正氣伸於外。而無所震動。難竦。解頤云。不震不動者。處大變而不疑也。不難不竦者。臨大事而不懼也。瞿氏云。不震二句。俱

心。上說。正見其敬也。○朱氏曰。不可指伐。桀說。

夏運京。殘非勇。不能振。制奏者。進也。其勇進盛。涉無退。轉湯所。以荷天。寵者在。斯矣。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音苞

有三蘖。五葛切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

桀。

毛氏曰。武王。湯也。曹氏曰。湯以武定亂。故號武王。旆。旗也。○呂氏

曰。虔。敬也。有虔秉鉞。敬天討也。○鄭氏曰。建旆持

鉞。誅有罪。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誰敢禦我。易。漢書作

過。○王氏曰。曷。者誰何之詞也。○毛氏曰。苞。本蘖餘也。○朱氏曰。

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

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湯既受命。載旆秉

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

然歸商矣。韋顧既伐。而昆吾夏桀次之。此紀當時

用師之序也。鄭氏曰。韋。不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已

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歐陽氏曰。達。生長也。謂此三蘖莫

能遂達其惡。皆伐而去之。并拔其本也。陸氏曰。有

看。蓋以聖敬而奉天伐暴。不敢不敬也。如火二字重

根。有虔說。蓋以戒懼為奮揚。理直氣壯。故威靈如

此。○時說。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庶幾夏桀所

改圖也。及其終不俊也。然後南巢之師。以快人神

之憤。若謂先剪其枝葉。而後除其本根。則是後世

計取天下之為。而非聖人恭行天討之意矣。亦是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

實左。音右商王。

毛氏曰。葉。世也。業。危也。○孔氏曰。昔在中間之世。



謂成湯之前。商為諸侯之國。有震懼而且危怖。○

朱氏曰。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

氏曰。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鄭氏曰。阿。倚。衡。

成湯佐命之臣。惟伊尹耳。伊是其氏。尹。正也。阿。衡。則其官名也。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疏義。

曰。允。信也。猶後世言真主也。○實字。正應允字。蓋

言湯為真天子。尹為真保衡。其配享也宜矣。

陳氏曰。此詩頌湯之興。而推本於契之始。然湯武

德之盛如此。本其所以聖者。不越乎敬而已。是敬

也。即契率履不越之心也。率履不越之心。其即舜

命以敬敷五教之心歟。○豐城朱氏依濮氏。以為

禘無疑。而序說未可非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六九句一

章六句

序殷武祀高宗也。傳同

申公說曰。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親

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焉

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

捷。他達。彼殷武。奮伐荆楚。架音彌入其阻。哀音切荆之

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音序

毛氏曰。捷。疾意也。荆楚。荆州之楚國也。架。深。鄭氏

也。哀。聚也。○鄭氏曰。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捷然

此言其兵威神速

鄭氏曰



之旅。俘虜其士衆也。呂氏曰。采入其阻。哀荆之旅。謂入巢穴。其衆無所遁逃。窮

而保聚。如勾踐。棲會稽之類也。○鄭氏曰。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

處。國邑皆服其罪。截然齊壹。○朱氏曰。盡平其地。

使截然齊壹。皆高宗之功也。輔氏曰。使之截然。齊一各居其所也。

太史公曰。夫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李氏曰。楚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

後服。商室中微。往往為患。高宗所以討之。○豐城朱氏曰。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繼

衰亂之後。內之法度既弛。紀綱既壞。外之諸侯既叛。四夷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安能舉王綱于已

墜。合人心於已離。撥亂而復反於正哉。若殷之高宗是矣。○蘇氏曰。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

謂此歟。書大傳。武丁側身修行。三年之後。諸侯以重譯來朝者六國。

維女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音羗。莫敢

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鄭氏曰。氏羗。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

王。○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

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氏羗之遠。猶莫敢不來朝

曰。此商之常禮也。王氏曰。謂四夷事中國。乃常道也。況於女荆楚。

曷敢不至哉。孔氏曰。氏羗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

責楚之義。○疏義曰。此舉遠者。以戒近者之當然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音稼

穡匪解。音懈。

毛氏曰。辟。君適過也。○鄭氏曰。多。衆也。來辟。猶來



王也。○蘇氏曰。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于禹績者。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子稼穡匪懈。庶可以免咎矣。○朱氏曰。言荆楚既平。而諸侯

畏服也。

李氏曰。言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耳。觀孟子載天子巡守。惟以土地田野為慶讓之先。誠以農事為重也。○豐城朱氏曰。觀勿予禍。謫之辭。乃其兢惕戒懼。所以奉王命保天命。而君國子民之本也。○勿予禍。謫二語。有凜凜不敢自保之意。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違。命于下國。

封建厥福。

朱氏曰。監視嚴威也。○毛氏曰。不僭不濫。賞不僭。

刑不濫也。封大也。○鄭氏曰。遑暇也。○朱氏曰。天

對上天言故曰下國左傳注云命為天子是也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之降。其在于下

民。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不敢怠違。

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

而中興也。

鄭氏曰。大立其福。謂命湯。繇七十里。王天下也。○左傳。蔡聲子曰。善為國者。賞

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末引此頌云云。此湯所以獲天福也。此美高宗。誤以為湯耳。○黃氏。佐曰。不僭二句。正是畏民之實。畏民者。所以畏天也。○顧氏曰。不敢怠違。即不僭不濫便是。蓋僭濫皆起於怠違也。命于下國。即是大建其福。撫四夷。朝諸侯。天下之福。皆其福矣。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

以保我後生。

毛氏曰。商邑。京師也。○朱氏曰。翼翼。整敕貌。○鄭



氏曰。極中也。○孔氏曰。赫赫乎顯盛者。其政教之美聲也。濯濯乎光明者。如神靈也。商王得壽考。且

又安寧。朱氏曰。壽者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以保我後嗣。稜

顧氏曰。商邑翼翼。百度修明。庶政整飭。而國勢改觀也。四方之極。兼歸往取正二意。聲靈就上順治。威嚴說。壽考見服夷夏非一日。保後生見四夷服。諸侯朝赫聲濯靈無異往日也。要重能保上。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胡員切。是斷。是遷。方斲。是虔。

松楠。音有挺。丑連切。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補傳曰。景山。商都之望也。左傳曰。商湯有景亳。今亳有景山。故曰景亳。

毛氏曰。丸丸。易直也。孔氏曰。言其滑易而調直也。楊氏慎曰。按山經。鳳羽作

鳳丸。又作鳳樂。樂削也。然則丸乃樂削之而成丸也。今解為直恐非。竊意丸丸言樹之團樂如車蓋

也。姑備攷。遷徙也。○鄭氏曰。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栢。易

直者。斷而遷之。○孔氏曰。於是斬斷之。於是遷徙

之。又方正而斷之。○朱氏曰。虔亦截也。○毛氏曰。

挺長貌。寢。路寢也。○孔氏曰。以松為屋之椽。楠者。

挺然而長。陳列其楹。有閑然而大。○朱氏曰。安所

以安高宗之神也。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既成。始

祔而祭之。之詩也。輔氏曰。材植之美。規模之宏。此高宗之神之所安也。言其有以

當之矣。○安成劉氏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按九

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遞遷其主。而祧於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

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

王肅云。楠楹以松栢為之言無。薛氏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



一也。○許氏曰。高宗中興之功。惟伐荆楚為大。故作頌者言此。以見殷之復治者在是。蓋蠻夷猾夏。聖人所憂。四夷來王。盛德所及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章五

句朱氏謂到稼解自是欠了

史記世表。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按諸傳記。咸言有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金氏履祥曰。史記自謂以頌次契之事。然不得頌之意。玄鳥之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古人以玄鳥至之日。祠於高禩。以祈子也。簡狄以是日所焉而孕。故詩述其感生之祥。史以行浴墮卵之事附之。幾於罔矣。長發之頌。禘祫之詩也。推其祖之所自出者。不過敘禹敷土之時。有娥外氏之盛。而契始受封有國。是開有商一代之基。亦未見其為嚳子也。豈以史克有

高辛氏才子之言。傳者有殷人禘嚳之說。遂繫之嚳歟。然以頌次之。則史傳之言不可信矣。其後十四世而湯有天下。祖契始封之君。追王玄王云。

蘇氏轍曰。商有天下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既衰而復興者五王。周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而而已。商多賢君。宜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乃數百歲。其故何也。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商人之風俗。皆在此矣。夫惟有剛強不屈之俗。故其後世有以自振。然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



詩經傳疏 卷二十四 四六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詩經傳疏 卷二十四下終



